

越縵堂日記

第三十二冊

荀學齋日記甲集上



自己巳九月至己卯三月為桃花聖解會日記二十冊余年五十一矣史記

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顏氏家訓勉學篇亦言之或以史言荀卿下

逮孝新相秦其年當至百三十餘歲遂謂五十當作十五無論古人就傳入學皆

有定歲無十五游學之理如其言則史文何以有始末二字周秦漢初之間如

竇公張蒼年皆百餘歲何獨疑於荀卿乎周季大儒孟荀並傳而荀卿傳

經之功尤大漢初六藝皆由卿出即所傳荀子三十篇醕粹美富無所不包

志鑽研冀紹收譜過時為學希仰大師爰以荀學名齋自今以後日記

遂以系之庶厲炳燭之光竊附假年之義既寤終莫亦吾志焉光緒五年歲

在唐維單閏日在大梁閏月慈銘自叙

三月二十九日癸酉小盡成初一刻三分穀雨中氣晴煖普光甚佳下午牧有風是

日

上奉

兩宮自

東陵還宮

閱宋氏過庭錄

作書致敦夫子縝得子縝復

為敦夫

書樞帖且誤句云文高東海傳雄賦居共西河是醴泉以與敦夫同居西寧

止隔一河故用南史陸慧曉傳語

得子縝書饋龍井明前茗兩紙蘇州蝦

子鯊魚二十苞氣脯一肩作書復謝稿使四平反其虎脯

得跋丈書饋蒸

鯉一尾即復書謝并贖伯寅尚書加官保衛

褪盒來

敦夫子縝

來始食葦花魚

比日庭中花樹繽紛柳絲深曳海棠紅萼密綴滿枝

終歲之勤此為極賞一晦之室遂成小園

令圻人修牆屋

閏月甲戌朔霽敷晴 閩宋氏翔鳳四書古今訓釋并有嘉慶十八年九

月自序其書止采用羣籍而不更下己意亦不全載經文所列引用書目五十三

種然攷其所采未及列者尚有五十種所引自集解義疏外以閩氏四書釋地翟氏

四書攷異凌氏四書典故為最多日知錄潛邱劄記羣經補義潛研堂答問諸

書次之而引錢獻之論語後錄凡廿九條引其自著樸學齋札記凡十一條大氏務求

古誼為徵實之學者也惟於博奕下采文選注引桓譚新論論園基一條近世無謂

攷此先引見史記集解以喻薛公策黥布事且較選注為詳也論語後附其論語證

攷五則彙以附合公羊小言破道曲說侮聖不可以訓 是日付贖佩表銀五兩五錢四

分去年七月所質若付債屋銀八兩 付修牆屋錢十三年恒兒五歲六千

初言己亥雲晴相間是日

穆宗毅皇帝

孝哲毅皇后升祔

太廟禮成

閱四書古今訓釋

鬢頭

得子鎮書即復

邱鈔前任陝甘總督楊岳斌奏請開去巡閱長江水師差使在籍養親

許之

初三日丙子晨雨上午微雨下午散晴旋霧傍晚小雨

視盒來子鎮來是日

以閏三日本與諸君期為極樂寺之游因海棠未開又恐雨作遂改擬近游予詣子
鎮家飯畢同游慈仁寺山桃已過杏花半落海棠丁香尚未開惟藥枝榆
葉梅作等正盛金雀亦尚爛漫疏雨初晴嫩陽乍啟設几花下啜茗清
談久之始歸庭中海棠紅萼已綻得雨以後益復鮮明有一二作紫若

偷晚借飲宴賓齋
致夫子練作主人招霞芬
諾郎夜一更後歸大風
狂甚終夕震撼危牆
作聲不敢就寐花事狼籍
亦甚紫懷 作書致

紫泉詢行期

是日得詞二首

付車錢二千霞車飯二千

滿庭芳

己卯閏三月三日小雨微時借褪金致夫子練
枝花下追憶庚申舊事悽然有作索諾尼知

游慈仁寺坐藥

花醒餘寒柳蘇絲雨
閏春留作重三倦游詞客
芳序恨長淹為約微
壺俊侶風城畔閒趁珂駢
輕陰裏朱牆一抹松影轉
幢南 耶堪思往

事廿年再袂曾款精藍
問歲豐朝士幾共言談
二字用世說晉
朝賢袂洛水事 惆悵僧負樹

共一株雪猶照春衫
憑高望斜陽
遊夢無恙是晴嵐

一萼紅

庭中海棠一樹今年作夢甚蘇比日多露紅萼可愛夕風大起恐有
所損先倚曼聲勝之

倚西牆有猩棠一樹
含意上金堂
珊綴珍叢
脂勻粉朵未許蜂蝶輕狂

看取次將開復敘似避人嬌面怕瑞祥散點朝霞輕籠細雨略逗斜陽
應記幾年栽就似摩娑稚女錦帶低量纔整髮頭凝羞暈頰未許
輕洩春光鎮贏得回眸一笑襯纖妍垂柳萬絲長只恐開時遇風翻損紅
妝。

邸鈔

上諭前據御史鄭溥元奏參山東巡撫文格濫索節壽陋規各節當經諭令
廣壽錢寶廉前往查辦茲據查明具奏該撫雖無濫索陋規確據惟每逢
節壽司道府等致送禮物輒即收受殊屬不知檢束家人收受門包亦失於覺察
山東巡撫文格著交部議處該省藩臬兩司並查有收受節壽禮物門包情事
均屬不合山東布政使余思樞并任福建布政使前山東按察使陳士杰著一併

交部議處

上諭前據都察院奏知縣高仁保遣抱呈訴伊弟高文保被朱永康等謀殺身死當交廣壽錢寶廉親提嚴訊核據審明定擬具奏此案已革署山東嶧縣知縣朱永康藉事勒捐強借當商銀錢被控提取人證延不解交後聽從伊姪朱寶森將委員高文保謀殺並縱令朱寶森等逃逸實屬貪險已極朱永康著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已革巡檢李樹堅貪圖朱永康賄囑隨同捏稟迨回府銷差不將實情稟明亦屬謬妄著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已革千總趙孟彩聽從朱寶森謀殺高文保從而加功著絞監候秋後處決理問銜候補巡檢高文保委提案件守正不阿慘遭殺害著照銜從優議卹在逃之朱寶森韓景琦著一體嚴緝務獲究辦

初四日丁丑晨晴無風日加巳大風復起黃沙霾景晡後稍止 曉起撫視花

樹尚無損大惟右花櫻桃飄零已盡海棠丁香榴棧相熾亦有一二折若而風沙

不止等葉黯慘加以東鄰發屋塵土紛集以終歲之勤為數日之賞亦復不得

可謂寤矣 紫泉來 仲白來 付開煨丸藥錢三十

印鈔

兩宮皇太后懿旨恭親王等奏遵保在工人員開單呈覽一摺 惠陵工程自光緒元年八

月諏吉開工時經數載在工人員均能敬謹將事於迅速之中倍求詳慎自應量

予獎叙參領花尚阿著仍歸阜異案內遇有副都統缺出儘先題奏記名道府郎

中崧蕃聯興均著專以道員用道員廷彥著分發省分歸候補班前即補知府員

鳳林著俟選缺後以道員在任歸候補班前即補郎中蔣鎮嵩著俟知府得缺

後以道員在任候補監督直隸候補道熙敬著以四五品京堂用選用道長祿著以道員

即選工部候補員外郎椿枝著俟補員外郎後以本部郎中無論咨番遇缺即補戶部主事徐承煜著賞戴花翎餘升賞有差

文武凡數百人

初五日戊寅晴敷風

海棠紫丁香榆葉梅俱盛開

得姜仲白書行前日

紀游詞

得族弟品芳三月中書告以東浦人全

買光相寺僧謝墅山地葬

其親有故同知何傑之子何增為之主而西光相坊中人謂此山相傳漢會稽太守沈勳葬於此沈捨宅為光相寺西光相坊遂奉為土穀祠神攷沈之名姓不見史傳其捨宅為寺嘉太志雖載之其守郡則志無可攷近時郡縣志始系之漢桓帝延熹四年不知何據然志言捨宅在東晉義熙中則去勳世已遠所云墓地上穀皆是無稽之言而少之屬寺僧始於明代國朝康熙中有買地者坊人以為闢闔坊休咎呈請封禁縣令為之立碑今誘寺僧而得之自為謬妄而居是坊者遂與之訟以為濫發沈

墓園禍於人則尤謬矣吾家世居城外絕不相涉而族人多居是坊近日陳氏方

整馬

陸之賊又與吾弟同開質庫於其地乃合詞以控且牽余入之

人不可以無學信哉

有諸生位 若本以善客習訟事止不當是坊公情曾列其表而二月下旬暴病歿血於一子及相繼殞於是居人益以為地禍之徵何 若幸無賴以招搖賄賂明比使復

名生力從吏

連并其親陳葉封兄弟詣 家詰之 區不見其家人為惡語侵陳氏怒撞殺其害生

益花而出

遂控陳等毀掠其家實夾金玉器甚夥葉封謀之余中者思照會駕部口涉 皆勸先據金氏

之甚遠其瓶而坊之編戶數百家又欲毀何氏居宅深恐釀成禍變為桑梓之隱憂又聞金何皆有與境而品芳慈錄兩造訟辭寄閱似金氏之辭頗直惟互控後山陰趙金連論封禁而金反連奔其圖占其明惠亦甚矣

爾晚坐彎下見柳枝有披拂妨彎若上樹艾翦之又驅洗灌執泥水之後為此

勞力亦結習不可除也

付黃短廣實錢十千恒兒實錢四千

初六日己昨晴午後又風天色黃翳倚晚霽 閱說文比日疲於彎事讀

書多輟

作書致禔人食致子縵各寫閩重三日詞與之 晚坐花下讀書

得于縵復禔盒復

付洋布錢二十四千

師鈔

以太常寺卿瑚圖禮為大理寺卿 編修何如璋補翰林院侍講 戶部郎中

常璩選授陝西鹽法兼鳳郿道

初七日庚辰晨霽上午數霧下午霽 君表來李子鈞來 視盒來

以味昨日詞送閣 紅碧桃白丁香盛開今年庭中花事極盛足慰羈懷以

詩四首紀之 傍晚子鈞招飲聚寶堂坐為視盒君表正甫夜三更後始椒

君表邀飲霞分家因辭之歸 敦夫子縵來不值 付車錢四十

富庭今年花事極盛得絕句四首

六年栽樹幸合成 紅紫濃香各擅名 為照主人頭似雪 夕陽相映更多

情。

常擬娛親闢小園。卜居難定一枝安。即今半畝承承采。不及閒居奉母看。

迴環小徑綠生步。列古春風錦一窠。贏得隸人沿路說。冷官無事種花多。

海棠粉褪柳絲斜。一樹穠桃爛似霞。蜂蝶不知人迹斷。也尋花事到貧家。

初八日辛巳晨露上午薄晴下午晴 得伯寅尚書書惠銀十三兩即復

謝稿使四子 得子縝書并味閏三日詞 上午坐車進宣武門出阜

成門經西直門過高梁橋極游極樂寺看花海棠開未及半而紅萼滿林
猩豔尤絕丁香方盛紫荊榆葉梅壽檀亦尚有花若佛殿前梨花一樹

蘋果數株渣粉吹脂正為爛漫所最可流連若西偏荒園中結句亭野趣塔
光林泉疏秀極似江南平遠處耳今日本以閏己景尤可念命儔未得遂此
獨游而寺之閣黎慈俗盡態強相聒攫珠敗清興晡後歸 得跋文書

偕日記即復

鍾西符編修來

張子中同年來自揚州解餉入都者

見惠白虎通疏證新刻汪氏述學及銀一錠約五兩

殷夢庭饋燒肉黃花

魚粉麪饅頭

再得跋文書即復

附車錢九千等賞六千高果橋胞餅四千
張使版使各千

邸鈔禮部奏遵保總辦襄辦承辦差務司員

詔記名道府郎中王毓藻著專以道員用並賞戴花翎郎中綿善以四五品京堂

補用餘升賞有差 凡數十人

初九日壬午晴煥數雲

庭前綠桃一樹去年所栽以早故不零枝亦多萎

今年疑其不復能活近日忽作步二十餘朵豔如火筒大者若盃亦奇觀也

上午步詣教夫談即偕至對門看屋午歸

杜葆初新選安徽繁昌縣知縣

來拜

鬢頭

作書復品芳

晡後詣紫泉談姜仲白來邀飲聚寶堂夜

赴之一更許歸

付車錢三千

邸鈔

以通政司副使文暉為光祿寺卿

初十日癸未晨晴露相間上午晴下午多露

作復三妹書寄去絲綉三文

鬚被十張及頭風膏洋糖又致內子書寄銀八兩磨菌一斤又寄三妹銀四兩為其

去年四十之壽及荷姑絲襪幘

紫泉來言吳吏部可讀於初六日自縊於薊

州野寺中有遺疏及封封交薊州知州以呈順天府轉咨吏部代奏且以家書寄

其子言即葬荊州已自擇墓地於某山其意蓋以 穆宗立嗣事為尸諫也家

書中有 惠陵風雨荊門東一詩中縣云探土已成董帝鼎前星遷祝紫微宮

是猶廣安藩致儼之言矣聞其人素忼慨善為詩歌不飾邊幅及以事成祿事

鑄秩歸皋蘭左湘陰甚重之延主書院比再入都補官年已將七十人竊以其再

出為疑而閉門謝客不復賦詩飲酒前月十七日大雪忽戒車告其子以獨游盤山

如久不歸當至山相迎也蓋其再出山時志已早定欲俟 山陵畢後從 毅皇於

地下孤忠獨行二百年來所僅見者然其疏指如專為 穆宗紹統則 帝王立

後與臣庶異凡嗣位者皆為子道 今上宮中已知 世及故事三年素服又山陵

告窆已踰五年奉安以前尚行遺密 吉主祔 廟百世不祧豈若民間必別立後

人承祧傳嗣方為父子乎 倘晚步詣敦夫不值作片致之以所寄家書託陸

湘泉轉屬人時至致未家再交金妹家也 夜雨

邸鈔 是日山東缺差尚書廣壽侍郎候寶廉回京

上諭吏部奏遵議巡撫文格等處分一摺山東巡撫文格布政使余思樞福建布政使
前山東按察使陳士杰身為大員輒敢收受節壽禮物實屬咎有應得均著照部
議降三級調用不准抵銷文格等失察家人收受門包應得降一級調用處分均著
准其抵銷

工部奏遵保襄辦典禮出力人員

詔記名道府郎中恩良著專以道員用文光著以知府在任候選並俟得知府後
賞加鹽運使銜朱其楨俟得道員後賞加二品銜餘并賞有差 凡數十人

掌京畿道御史奎光授甘肅甘州府知府

十一日甲申晨晴上午露晴短飢午小雨旋晴下午散雷密雨晚晴 得致

夫二月十一日黃巖書 得子鎮書即復 始食非難雜 閱述學 敦

夫子鎮來夜談

師鈔 是日吉林欽差侍郎崇綺西轡驛回京

以直隸布政使周恒祺為山東巡撫即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以浙江布政使任道

鏊調補直隸布政使以浙江按察使增壽為浙江布政使以湖北荆宜施道孫家穀為

浙江按察使以山西按察使薛允升為山東布政使以江安督糧道松椿為山西按察使以

陝西按察使慶裕為福建布政使以陝西督糧道邊寶泉為陝西按察使

詔十三日親詣 大高殿祈雨時應官等遺諸玉分禱

十二日乙酉晴下午甚清晏 作書致子鎮饋以玉離團 即浙省所謂喜辦余為之改名見丙寅日記 二十枚

尚學齋

集

乙

得復 午後出門答拜後子中晤徐壽蘅大理久談而出又拜數客語程

盒致夫子縑而歸 付車錢四十

郎鈔博親士等奏遵保內務府隨同恭理差務司員

詔郎中錫祉著以副都統交軍機處記名請旨簡放武備院卿文壁奉宸苑卿松

璋均交部從優議叙粵海關監督俊啟福建延建邵道廣敏均賞給三品頂帶已

革總管內務府大臣茂林加恩釋回餘升賞有差 凡百餘人

掌四川道御史董儒翰授湖北荆宜施兵備道禮部郎中善聯授陝西督糧道江蘇

記名道師榮光授江安督糧道掌山西道御史張道開授兵科給事中 右春坊右贊

善春溥升右中允

早三日丙戌晨晴上午散露下午露散晴 得仲彝流瀆書 紫藤

花開

下午坐車出右安門獨游花之寺本三官廟也余自壬申到此已八年

矣佛殿前海棠二樹高疎蘇盛不異曩時爛漫已過十分花大於至鮮葉妍

韵宜於近玩不宜遠觀矣左院舊有四五樹今祇存其一右院即曾賓谷題

額處也室宇三重廊廡宛轉華潔如舊海棠兩樹亦尚媚藪惟山石半

移耳寺外有花廠可攬野趣裴回久之入城再游慈仁寺丁香正盛於紫下

設几晴茗吟香夕易在殿戶間綠陰四照穹光如玉徙倚臨風索無一人此

清游極樂境也晚歸寺僧送丁香十餘枝

付車錢四十僧茶四十

邸鈔

詔廣西巡撫楊重雅來京另候簡以貴州巡撫張樹聲調補廣西巡撫即赴新任

毋庸來京請訓以前雲南巡撫岑毓英為貴州巡撫

重雅江西德興人辛丑翰林當知成都府頗有政聲及為巡撫不務撫粵而以

前學有

重

不職聞十一日計多湖南病歿

十四日丁亥晴下午收露

比日甚勞讀書無緒今日稍理經業閱江慎修氏

羣經補義

作書致程盒行寫一公牘文字屬轉呈張副都以致梅中丞

寫單約張子中陳子鄉鍾西筠杜葆初姜仲白及程盒致夫子鎮明日晚飲

夜月甚佳步詣子鎮致夫談即歸

邸鈔

上諭前因御史李璠奏參直隸通永道英良劣迹各款當諭令李鴻章確查具
奏茲據奏稱英良原有祖塋及祭田在大興三河縣屬並通州一帶雖在轄境而
旗員例無回避明文此外並無經商生意亦無平毀夏店民墳被人京控之事通永
道衙署係該員自行捐廉辦理實無私換木料等情該員每年攜帶眷屬
省墓數次並無滋生事端亦非任意閑游所參將道庫振銀發商生息利

歸中飽及屬員諱災曲為袒護均查無其事惟于河工吏治均未能認真整頓
所屬境內莊田甚多致招物議英良若即行開缺歸部另補

十五日戊子晨至午後晴下午黃霧有風晚有急雨旋止

是日太約子填敷

夫再游慈仁寺及善果法源長春崇效諸寺為送春之游而諸君因循以事不

果余亦敗興為看花十絕句以遣之

閱五經異義疏證

左傳隱元年正義引

許慎五經異義。載禮及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一堵為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堵為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為板。板廣二尺。五板為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為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案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一堵為雉。言其長之數。故下云雉長四丈也。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者。言其高之數。其下五堵為雉。句。五堵乃一丈二字之誤。蓋雉之高一丈。

諸說皆同。惟長則所言各異。如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為板一堵為雉。則雉長四丈矣。
如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為板三堵為雉。案此為堵皆以縱計。合三堵之牆而成。一雉實止三板之長數。非橫接五板為堵。則雉長三丈
矣。詩鴻臚傳云一丈為板五板為堵。正義五板為堵。謂索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
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也。箋云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
案鄭君引春秋傳即公羊定十二年傳文。其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者亦以堵為縱
數。五堵之長即五板之長。五六得三丈也。何劭公解詁云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八。雉三百尺是
五板為堵亦以橫數。五八得四丈。五四得三丈。與諸說皆不合。故鴻臚正義引鄭駁
異義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般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
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
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

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此
鄭以三丈為雉之堅據。杜氏左傳集解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
高一丈。鴻雁正義又引王愷期公羊注云。諸儒皆以為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
當為三。案此謂公羊傳文五堵為雉。向管作三堵也。是晉儒皆知五板為堵。是縱數。非橫數。三堵之長。仍三
板之長。不從何氏之說。惟管主板長一丈。欲破公羊五字為三。鄭君則不欲破字。因為
板長六尺之說也。至鴻雁正義又引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三丈者。二乃三之誤。引韓詩說五
堵為雉者。五亦一之誤。其引何休注公羊云。皆冲遠等自為之說。而近世輯五經異
義者。遂誤以為許君之文。亦思許君豈得引邵公注乎。陳慈甫疏證止引陸元年在
傳正義者是也。孔鯁軒公羊通義謂當以五堵者度長。三堵者度高。欲主公羊以為
調人近於凡說。近人林惠常三禮通釋謂五板為堵。計一板當長三丈。堵高廣各一

文。三堵為雅以橫言者尤謬。周禮匠人疏引五經異義云。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陽高九雉。公

男之城高。案此正為雅高一丈之明證。陸農師所雅云。雉聽

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雅高一丈長三丈也。說雖巧亦非無理。

仲白敦夫視會先後至。羣飲甚樂。視會謂吾輩之飲久矣。無此熱鬧也。夜三更始散歸。四更時雨。

廿車錢四十。酒保賞四十。各車三十。

邸鈔

翰林院侍讀學士慶麟為詹事府少詹事

十六日己丑。正初刻十分。立夏。夏四月節。晴。上午有風。子真之姪人來。鐘西

笛。邀觀劇。及夜飲。作片辭之。竹質來。晚坐藤花下讀書。是夕望

月甚皎。以券甚早。睡不得。延賞之。蕭山人周嘉穎中書來見。

十七日庚寅。望。至午後晴。晡後黃晦。孺若來。胡光甫來。紫泉來。

晚坐藤花下鬢頭 夜大風 是日潘孺英言丙子十一月瓊州府知府丁浩

死事其言有關風教特為記之瓊州定安人張鐘瑛字玉樵故湖北巡撫翰山必

岳孫之第四子以舉人官內閣中書出為江西九江同知與上官不合調吳城憂歸遂不出

主講定安書院定安有縣役大為奸利挾重資起宅當學宮前高如宰渚縣之紳士

控於令張君力主其事遂毀其宅役大恨縣人王三者大理寺卿王漢橋映斗之弟積

為惡與守令比峻役控之府丁浩者河南寶豐人戊戌進士咸豐壬子科以中書副

曾文正典江西試中道文正聞訃歸丁楮主試事大被譏笑反由御史出為廣州知府

貪競無厭大吏患之移瓊州益婪酷既得役辭王三為之謀遂悉捕士紳掠治之

人責數千金發瓊山縣嚴限追比王大理聞之詣丁言其事時大理年將八十矣丁

易其老護曰此事某與三哥熟議之不煩若大人慮也大理無如何歸召其弟匿

不見大理長歎而已張君故與丁同為中書若來謁丁丁拒之張君歸不食兩日
遂發病歃血死未十日王三見張君為祟暴死丁聞之方懼一日坐客次忽起立舉揖
曰四哥何來此事王三哥主之無與某也亟言不可解家人覺其異舁入內室急檄
瓊山令立出諸生遣之歸而呼晷益急不可止未幾亦死此可入還冤記者也 作
書致張子中間其疾得復

卯鈔

兩宮皇太后懿旨吏部奏主事吳可讀服毒自盡遺有密摺代為呈遞摺內所傳請
明降懿旨豫定將來大統之歸等語前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
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為嗣此次吳可讀所奏前降旨時即是此意著
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吳可讀原摺會同妥議具奏

春坊左庶子鈺玉庚轉補春坊左庶子翰林院侍讀鍾駿聲拜右庶子

十八日平卯晴上午風 閱三種通釋中論隅阿雅一條牽引眾說出入無主

又多誤字如云以高一丈廣三丈為雅此為不易之論不必取六尺為板八尺為雅之說

案諸家從無有言八尺為雅者必是字誤又云鄭又云雅長三丈是誤以堵為雅也

案此語不可解雅長三丈鄭君詩箋用禮匠人注禮坊記注皆同安得云以堵為雅

且惠常既云廣三丈為雅不易之論廣即長也匠人注度高以高度廣以廣疏引尚書大傳鄭注作度長以長長廣一也惟左傳正義引吳為板廣二

尺廣字作高字解何又以鄭言雅長三丈為誤足見林氏此書全是鈔集而成 下午方蒞臥

有族人嘗為執河巡檢者之妻來前言寤夫孀子寄食余舍家人見之為之設食

雖不能助心為恨也 晡後天甚清晏坐藤花下讀書

村門律李升庸五子更夫桂林廟五七千

十九日壬辰晨至午後晴晡露晚有激雨 得子續書饋醃鱒魚一小

墨印復 哺後坐紫藤下讀書比日藤花盛開較往年數倍朱架一
桁欲爲珠其南隅新藤一枝蟠曲依槐樹而上亦作掌十餘穗撫之欣然
張霽亭副都來不見

二十日癸巳晨晴上午風下午霽 為趙桐孫誤左傳質疑序約二千餘
言桐孫此書本細密可傳余所為序亦甚有關於學術以文太長別存
之 得竹簣者 前日來見之園中書今日忽以書來饋新若四瓶且言即
日將歸可附書件其人家在龕山年甚少與余絕無連系亦不知余何名
字而忽有此贈固辭不獲因作片復之此亦近日復生之知禮者 禔愈
來 敦夫來 錢辛伯桂森來不晤 作復桐孫書并左傳質疑作
片致竹簣轉寄

二十一日甲午晴熱

買榴花四盆芭蕉一株

下午詣徐壽蘅師唁

其太翁之計程苦水久談乞誤墓表并晤其從弟叔鴻戶部及其邑人李君亦官戶部亦居保安寺街而不相知聞可笑也答拜周中書不值詣紫泉談見吳吏部疏彙約千餘言惟反覆謂今上將來有皇子即繼

穆宗承萬世之統

皇太后光降懿旨庶

穆宗無子而有子

皇太后無

孫而有孫

今上雖則百斯男皆無預於

統祚而

皇太后雖一誤再誤

可終歸於不誤餘多泛濫自叙之辭未嘗有所它及也詣何達夫唁其兄之喪詣族弟慧叔詢前日來自熱河者居止不值詣天壽堂赴杜存初劇飲之約

惡客已滿遂不坐而出歸坐藤花夕陽下讀書

付花樹錢三十車錢四十

二十二日乙未晨及上午輕雲收晴午後忽大風有雨晡復收晴傍晚又大

風樞甚

子真來姜仲白來

孺老來袁爽來

何達夫為其

兄開弔送奠分六干

作片致張子中

今日與孺初言迂儒不可與論

古尤不可與言今帝王傳序立適立長禮之經也帝王無子必為立子不得立弟
禮經無此言也公羊家謂質家兄終弟及文家父以傳子亦是後人揣測之言
殷之及弟未必成湯有此訓詩書中未嘗言之周之傳子何以懿王崩後立弟
孝王孝王崩後始立懿王之子夷且天子諸侯一也魯為宗國周禮所出何以
伯禽之子若公首蒙立弟煬公此皆成周盛時世臣多在何以孝王之立不聞太
史有爭煬公之興不聞王人有責其時諸侯兄弟相繼若史記多有特據
用魯最著言之亦可知矣蓋天生蒸民而立之君以能守位為重殷周盛世人心
純壹國家有故以長以賢順而立之人無異議後世分別文質之說皆儒生妄

生後節也凡嗣統者極前即位者廟稱服諱間三年冢宰攝政無論為子為
弟皆子道也臣道也即後世之以叔繼姪亦子道也子道者非稱子也先君在時
太子亦人臣也諸祖諸父亦人臣也前而嗣位臣子之服本一而况承統猶家之傳
重傳重者繼體之禮也至於廟數則兄弟當同昭穆禮云天子祀七世世限
以七非廟限以七也世及者七世七廟禮之經也弟及者七世而不限廟禮之權
而不失經者也江慎修亦
有此說夫禮嚴適庶以辨分也立必先適以防爭也然天子必能主
器國以宗社為先果有神明之主社稷之臣知適嗣之不堪擇賢而立誰曰非宜而
古說傳說儒生滋惑誤人家國據指難窮始於呂氏春秋言帝已立啟之爭終
於明神宗時國本之議喧嘩嗚呼皆莫究其端夫帝已之事史記正言微子長而母
賤不得嗣少子平母正后也而呂氏乃云微子生時母尚為妾已為妾而生紂紂之父欲

以徽子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此本出於周末雜家之言詭造無理而宋元諸

儒之輯古史前編諸書者以其所言有契於素指務取而載之果如其說則明神

宗王皇后無子福王之生其母鄭國為皇貴妃也光宗之生其母王為宮人也其福王

少而貴光宗長而賤矣何以舉朝悼之以光宗為奇貨爭出閣爭建儲爭就國

爭挺擊爭至爭紅丸而尚耽之於福王鄭貴妃不止也以均為庶子爭一日之長至以

醜言詆其君父幾欲滅鄭氏之家而自詡為數十年忠臣義士初翼元良蓋隱

以定策國共自居矣豈不謬哉呂氏語見當務篇而駁之曰用法若此不若無法是固以其所

信不若無信齊勇士相啖之勇不若無勇蓋其事皆非情理所有本屬寓言而俗儒誤信之

二十三日丙申晴午數雲有風是日甚勞多臥閱書夜閱過庭錄周易

攷異其辨析極細於鄭讀亦多有所發明夕惕若厲謂當依重氏據說為上留宗字說文於宗下引易

晉明漢學各奔流別

四夕惕若厲若據古文易也賜下五讀若易曰夕惕若厲若據博古也

凡漢人讀著者少據通行者便人易曉其說極精

邸鈔

上諭丁寶楨奏遵查臬司不能勝任一摺四川按察使方濬頤性近優柔習尚瞻徇發審案件既多延閣且有收受陋規情事實屬不能稱職方濬頤著即行革職以前貴州巡撫黎培敬為四川按察使

上諭何璟等奏海疆巡道要缺揀調乏人請以遺缺道員補授一摺福建興泉永道員缺著即以孫鈞昂補授

上諭前據廣壽錢寶廉訊明山東委員高文保被殺一案當降旨將同謀縱究潛逃之一署嶧縣知縣朱永康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因朱寶森未獲仍請監候待質均照所擬辦理茲據給事中王昕奏朱永康係造意之犯不計以謀殺之罪元惡輕縱請將該犯立正典刑並將高文保破格賜卹等語著大學士會同刑部妥議具奏

察哈爾副都統奎昌奏請因病開缺許之以參領花尚阿為察哈爾副都統

刑科給事中吳鎮補工科掌印給事中

二十四日丁酉晴大風哺稍止 得戴少梅杭州書符寄贈劉楚楨氏論語正義

一部 鄧獻之琛來言前年冬蒲縣交替後赴山東德州辦轉運漕振事今始

入都 伯晚坐藤花下讀論語正義共二十四卷自十八卷衛靈以下為其子叔

逸恭冕所續末一卷為何氏集解序及宋氏翔鳳所輯鄭君論語序逸文皆

叔逸為撰正義嘗有陳阜人立序言此書之作始於道光戊子江甯鄉試時以十三經

舊疏多踏駁欲仿江氏孫氏尚書邵氏邨氏金雅儀氏孟氏例別作疏義楚楨任論

語劉氏孟瞻任左傳而以公羊屬阜人勿勿四十餘年於公羊疏輯成彙本七十餘

卷尚未能寫定云：案此序作於同治己巳時五人客浙撫李瀚章署未幾聞其

下世今揚州刻其白虎通疏證不知公羊疏彙在何所也後有叔俛後叙言是書於
咸豐己丑秋將卒業而其父以病足腫遂不起又及十年至己丑秋始寫定此十七卷
以前所引書有俞蔭甫羣經平義及戴子高論語注等書非楚楨所及見則亦
有叔俛所增入者十八卷以下采取不及以前之博則學識又不及其父也

邱鈔

上諭前因恩承等奏川省官運鹽局經憲民呈控多款請飭妥為區畫當諭令丁
寶楨確查具奏茲據該督奏稱自上年開辦官運後本年奏銷核計邊計各類引
已全數銷清復帶銷積引一萬餘張所收稅羨截釐及各雜款至二百餘萬兩商人從
前一切無名使費悉予刪裁民皆食賤私梟潛蹤實屬商民皆便現聞呈控各節係
官廠一二奸窳捏詞聳聽意在阻撓其捷射兩廠及官廠窳戶不下千餘家商人則黔

邊及近邊十三廳州縣計岸不下二百家均無異詞等語川省從前鹽務積弊甚深
亟應力圖整頓惟裕課仍須便民方可行之永久既據丁寶楨查明官運商銷實為
有利無害成效昭然即著該督悉心經理慎始圖終勿以浮言而滋疑懼

二十五日戊戌晴午又風下午放霽傍晚大風旋止 以市泉質錢三千六千

鬻頭 壽蘅大理尊人漁臣封翁開弔送奠分十二千 作書致紫泉約

午後來談以其婦病辭 作書致毅長子鎮約小飲 午詣宴賓齋邀

張子中溘儒先諸君飲至晚始散稿初饋粵東白鳳丸

即鈔

上諭左宗棠奏請將故員事迹宣付史館一摺已故內閣中書安徽穎州府教授夏圻
學有經濟通知時事曾在營幕代籌軍食師得宿飽已故刑部主事王柏心學

張過人熟悉山川形勢左宗棠督師關隴多資其議已故中書料中書吳士邁治軍嚴整同治年間隨同剿辦回匪所向有功已故翰林院編修吳觀禮潛心書史篤於由行左宗棠治軍閩浙陝西等省深資籌策以上四員均有裨軍務志節可嘉著照所請將事迹宣付史館立傳以資觀感

二十六日己亥晴晡後有風 閱論語正義其證引極博而去取多未盡善如左

正明不取段茂堂氏左名正明之說而據史記自序左正失明語以左正為複姓不知此以兩

明字相犯故變文云左正猶慎晉文公重耳為晉重古入屬辭所不拘也夫彭不用大戴

禮及漢書古今人表與仲德並為殷大夫之說而據楚辭彭铿斟雉注謂以維美進堯

及史記五帝紀以堯與禹皋陶並言遂定為堯之史官不知天問多屬寓言史之彭祖亦

單文偶見或因世傳彭祖壽八百故以為自堯直至商時而夫子言竊比於我則必近代

衛...

賢人不當上取死臣也殷因於夏禮取戴望附會公羊之說加戎數年二句取戴望說加
當作假假若暇也五十年地之數謂安得數年之暇用五用以學易皆曲說支離而認
取之尤近於侮聖言此等皆出叔倪之妄增耳 付萬禮部上翁七上書分錢四千

二十七日庚子晨反上午教晴多露下午晴有風 讀論語正義 晡後坐

藤花下點閱鮚埼亭詩集 買芍藥花為餅供

二十八日辛丑晴 閱臧拜經日記及方升卿論語偶記諾書 伯晚坐藤

陰下點鮚埼亭詩集

二十九日壬寅上午晴下午多露 讀論語正義 教夫來子縝來仲

白來 比日漸熱不能衣絛今日尤熱

邸鈔

詔以京師雨少山西尤甚遠遜光明殿道眾於大高殿祈禱僧眾於覺生寺
觀經均於四月三日開壇是日親詣大高殿拈香仍遣諸王貝勒分禱時應宮
照願宣仁凝和諸廟並遣禮親王世鐸禱覺生寺豫親王本格禱黑龍潭仍分
擬大臣於大高殿覺生寺直宿行禮

以大僕寺卿恩奕為太常寺卿

三十日癸卯晨暝已至晡晴會相間晡後霽傍晚雨至夜鏽止 閱經義

述聞 晡詣教太子鎮少坐而歸 夜得詩十首 補錄是月所作文

二首詩四首

趙新又同年左傳質疑序

己卯閏月同年新又太守自津門寄示所著左傳質疑三卷循而讀之其言

皆實事求是。不務為攻擊辯駁之辭。每樹一義。必有堅據。每設一難。必有教

證。其卓犖大者。如論春秋之託始隱公。以隱公賢。而其後無聞。有魯國者皆桓公

之裔。魯之君臣無道。及隱公者。故春秋表章之。猶論語之傳太伯為至德。策書之

與載書簡書各不同。載書不同。以祝鮀述陟上之會。亦房與春秋所書絕殊。為證。簡書。晉文公

周襄王之入不書。一以文之殺懷。例當如齊商臣之弑舍。書為弑君。一以棄之出未告

難。而魯卒不遣使。其入也。亦不往賀。故皆為之諱。弑君之賊非一人者。經不悉書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傳以公子宋為主者。時歸生當國。以此自解。傳從而述之。

諸條皆大義。教旨深。禪經指論一車十人之制。申王氏述聞之說。春秋兵患已分。

申江氏存經補義之說。及以舟為梁。句賊用牛。諸條稽綜典制。辨發宏議。論魯

三家公宮所杜。謂季氏居北門。與郈氏鄰。叔孫氏居西門。孟氏居南門。與臧氏鄰。公宮當東城中。皆始於傳文。及水經注諸書。極有依據。周王城成周之分。魯

廟傳太室傳宮之異。鄭太室之有兵庫。晉廟之在曲沃。駁述聞在絳之說。而

魯南門皆名稷門。其內皆曰稷下。亦作林下。魯之雲門以雲壇名。在雲門之右。不當

從水經注稷門即雲門之說。陳鄭皆有墓門。以城門近墓而名。引陳氏扶其太子

公於翼東門外。晉側莊公於北郭。晉侯圍曹門焉。與一人曰。何舍於墓及孟子言東郭門之祭。皆城門近墓之證。秦城林當在今鳳翔縣境。以顧氏大事

表謂在今華州者非。引漢地理志。若使風雅下注。云城陽宮。昭王起。是城陽宮當以城林之地。及辨大事表

謂春秋時楚地不到湘岸之誤。以楚貢包茅。據史記正義。傳在州。盧溪縣有包茅山。至靈至巨。注

決千古之疑。輔六經之訓。其它辨析字句。疏證疑滯。如言君氏卒之當從左氏。齊仲

孫來之不當從公穀。平王崩陳哀疾卒。傳皆以經書日在前者。疑赴為不可信。鄭

曰城邑曰築有鐘鼓曰伐。無曰侵之數文可通。以及傳文引詩書之不同。皆析衷至當。

攷桃無山。鄭注之真請。水經潛水篇注。以無為山名。引上傳曰。與之無山。及萊梓是也。疑鄭氏所見本當作若與手。桃。詳白。與之無山。及萊梓。乃遷於桃。魯之即有兩地。其

尚學齋

戰于郎之郎在南門外。郎之虎牢制有兩地為北制。郎行之當連讀。下平曰行。即周禮之軍臨。春秋時多有行。魯有馬行。

漢老白誤。郎有杜行。此有狗行。正可有廣行。令狐制言之屬。晉非屬秦。亦為言與地者之準。據。至言嘉父之

為黃淵字。叔羅之為羊右虎字。公治長之出於襄二十九年之公治。蓋以王父字為氏。徒人費

之即御人。以迷聞言徒人當作侍人為非。引莊二十八年傳。御人以告子元。杜注。御人。未人之侍人。下文費曰。我與御哉。可知。徒人即御人。詩。能御不驚。徒御字通。暴妾

使余暴妾二字當連讀。以迷聞言暴字當在上句。葛字上為非。引漢書。丙吉傳。暴妾。大。顏注。立。綴。作。染。練。之。

署。蓋古若女子有而下暴。室。即周禮之女子入於春室。晉語有女之矣。即暴妾也。魯人之皋。皋與覺蹈為韻。下文書慶為韻。衡而

妾蛇必折。引莊子達生篇注。以妾蛇為泥。鮪。衡者橫道而行也。管善於持論。令人

解頤。言春秋之曹夫。以經書入不書。滅傳言滅者。君死曰滅。猶狄殺衛懿公。經書

狄入衛而傳云。遂滅衛也。音早記。趙氏立孤之事。未必盡誣。以韓厥言孟姬之讒。吾能運兵

知當時諸大夫共攻趙氏。而晉殺先穀。盡滅其族。其討同也。當亦然。觀武書言

中。四與神矣。則搜宮索覓。藏趙分也。亦有其事。皆足以自申其說。近日經學大師。碩
果不存。間有^萬異之士。又好為高論。標舉公羊。攻擊左氏。兼及穀梁。昧是非之公。步
踏虛之槩。獨^中宿秀。如李次白氏之左傳賈服解輯述。鍾子勤氏之穀梁補注。
皆潛心攷索。紛紛^卡誼。道光以後所出之書。以二書為巨擘。君既^未之宿學。又為鍾君
弟子。聞原深博。而和安。精學經史。兼擅詞章。庚午浙賦一科。秀魁奇肩
背。相望而立。品之粹。為學之醇。則以君與定海董君元同為最。元同承其家學。
尤善禮易。山居不出。窮而益堅。君需次畿輔。所夕在官。而鉛槧縱橫。克究所蓄。
余年與兩君相若。五上甫過齒髮。早衰。浮湛京師。食無事。而舊業荒廢。所
著之書。無一成者。讀君此編。罵禁汗發。索款不能止也。至君所疑傳文。有後人麤
入獲麟以後。皆出它人。論雖有據。然自處若為劉見疑。正義登臺。數語致

辨釋文後世沿流益滋異論甚至相城姚氏疑傳文多為吳起所竄故於君此
言不敢附和恐后學者以疑古之漸其辨叙孫穆子之卒為李氏所誣以昭子為
忠於魯君則鄙人素論竊有未同蓋叙孫氏實李氏之黨觀指極可去及叙出
李處之言其為黨交已可槩見而昭公之討李氏也是春昭子方為意如逆婦於
宋至於臨時如闕明為避君護庾師實由豫誠其後不敢逆昭公之喪傳李
孫之命廢久立之太子去從亡之故臣是其父子為意如私人無所逃罪故范獻子云
叙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李氏此其實錄也約君所成之言不敢等文之意如亦以
其素黨我而不忌不然昭子非李桓之比護庾非陽虎之儔豈有主實忠君而臣敢首
逆者乎抑豈有媿實因李氏而其子世為李用者乎夫昭公之立未有失德易繆
故社小節難言而穆子當時深致詰且曰若果立之必為李氏憂夫昭果不

君魯之憂也。何侮季氏。如能害季。即強公家慶之不。遑何云。為志此尤甚。為季氏。死堂之明證也。大據叔向譏景王之言。謂左氏議禮未協。誠深通典禮。扶持名教。然余以為此左氏之微文。見意非真。有取乎叔向之言也。蓋當春秋之季。諸侯之臣。多為巨室私人。不知有君臣名義。如師曠之譏衛孫林父。出其君為其君實甚。史墨之謂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雖歎於外。其誰矜之。女叔寬之謂長叔違天。必有大咎。皆悖義傷教。公相訟言而多出於世之所謂博聞通達之君子。左氏身當其世。益深惡之。而不敢顯言。故簡載其詞。以著其醜。俾後之有識者。誦之以知履霜堅久之漸。而昭公之朝晉也。贈賄郊勞。無失禮。晉侯善之。而女叔齊以為是儀。非禮。夫以朝事言禮。則盡禮而止矣。何必抑之以為不足言。禮魯之葬齊歸也。公不感。史趙以為歸姓不思。祖不歸也。夫葬親當感。何

論其母姓使其母為風姓熊姓則將何解乎是不惑者亦季氏之誣辭而晉之士大夫皆背公相黨以實其言成十四年傳曰春秋之傳微而顯志而晦焉序此左氏述夫子作經之指即自述其為傳之指也良史苦心貴在善讀略舉平日一得之見以復於君願君之益有以教我也

衛定姜論

余幼自克君子受左傳至成公十四年衛獻公之立夫人姜氏見長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款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之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輒往復不能置以為其情文哀至與燕之詩思苦語深蓋先後相同也及後讀列女傳所載與左傳意合而以燕之詩為定姜逆其婦歸所作與毛詩不同然益歎其高明絕人而視獻公之惡等於州吁謂兩姜氏之所遭其

不幸蓋同。固宜其言之相似。而經師傳說遂以各殊也。既長而反覆先後之傳。以

乃知定姜之賢否未可知而孫林父蓋世之巨奸後世假國母之言以執制嗣君而獻公之惡實

不至此也。蓋自定公卒年之春。晉侯強納孫林父於衛。定公欲辭以定姜言而於許

姜之意。固以為大國不可違。非有私於林父也。而先君宗仰之嗣之言已啟林父之奸心。

於是肆然以宗臣自居。又挾晉以自重。而內恃定姜之於己。有恩欲專衛以為利。自

獻公立。益親處於新立之孤。而又以獻公非定姜所生。且素失愛於姜也。遂構煽其間。

使母子之隙日深。而獻公不孝之名。徧暴於國人。以及鄰國。一旦悍然逐之。而國中不以

為疑。四鄰不以為過。此其處心積慮。可於簡策中參會而得之者矣。夫當定公立

衛之時。以命孔成子甯惠子。而不及林父。則定公固不以林父為可信。而林父之不悅於

嗣君。已為明驗。及定姜天禍衛國之言甫出。諸口而林父即寘重器於殿。以深結晉人。

尚學前記

此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若左氏特著之。以見其不臣之迹。已始於此。至獻公之十四年。魯襄之十年也。林父卜追鄭師。而獻公於定姜。夫獻公之立。非功。是時年益長。矣國之大事。何不請命於公。而請之姜。是其目。固無君。而侮夫人之命。以行事。又令其子出師。以有功。於是威權益張。而獻公不復得安其位矣。獻公益積憤。既深。而無如何。射鴻之召。巧言之誦。昭以小發其不平。而奪敗之辱。禍不旋踵。蓋獻公之禍。立不過如魯昭之猶有童心。無大過也。定姜以適庶之嫌。又為林父之讒。所惑。浸以疏忌。迨獻公見逐。歸亦出奔。甯氏靈奸。擁立疏遠。蓋至是時。姜亦為其所制。而不得遂其立歸之心。自古以來。強臣之假命。身處未有不至此者也。夫始之罪之也。不過曰不反。及既出而教之也。不過謂其失禮於孫甯。而暴妻使余之言。則又林父之誣辭。非真出於定姜者。夫姜固先君之夫人。君之適母也。行即無道。何至以暴妻使其母。洵斯

言也。大邛之師祝宗之告何以能稟命而行也。蓋權臣之廢立也。其誣其君多在家庭曖昧之事。以外人所能辨。而又假君母之言以濟之。斯自託於社稷之大義。宗廟之隱憂。而人莫敢有異議。左氏於此事蓋深慮後世之為口實。故豫為之防。而直書之。其言獻公之失。僅曰盱不召不釋皮冠而已。誣嬖妾蔡鞭師曹而已。而林父既為暴虐。定姜數其三罪。魯之臣以為其言莫上。晉之臣以為縱淫棄性。而中行獻子遂有推亡固存之言。所以見外交通肆為誣。蟻冠履倒置。同黨相護。併為一談。以罔其君。此三晉齊田之禍。其所由來者漸也。由是推之。不內不飲之數言。林父探定姜之旨。而甚其辭者也。無神何告之數言。林父矯定姜之令。以忤其君者也。馬房後世若霍光之廢昌邑。褚上官太后之言也。司馬師之廢齊王。昭之廢高貴。皆矯明元郭后之言也。桓溫之廢海西。褚康獻褚后之言也。沿及宋齊梁陳。皆為故事。其所宣之

令大以指斥官闈加以不考而司馬昭之於高青并誣以將為我逆是即暴妻使
余之喜而又甚之而極溫之廢海西也方慮崇德不同流汗變色及褚后有我本疑此
之語答詔既出溫始大喜此即林父潛構定姜之故督收獻公使大師歌巧言之卒
章若正指林父之巧言如策將為亂階也後人溺於章向無能發明左氏之愷經辨
不明世變遂亟故前論之以吾世之讀左氏者

乙卯看花絕句二十四首

北地由來不見春今年置閏恰當辰百花次第三旬發特慰黃楊劫裏人
爭說干官尾馳道蹀回田盤道百花開杜鵑一樹斜陽裏獨向蒼梧泣
血來

閉門高枕同是無私有何功雨露路中閒閒或或今今言言手手種種樹樹課春風

珠崖潘安古獨行。十年長我謀歸田。先春豫約游諾寺。病過花時更可憐。謂
福初

閏重三日嫩晴開。先向慈仁結隊來。幾樹鸞枝紅豔裏。夕陽和影落茶杯。

西直門西輦路長。獨垂鞭影過高梁。寺門未到春暎綠。時有雛花出短

牆。

海棠百樹列東西。紅萼千枝點綴齊。誰識畫廊迴繞意。獨來花下解偏提。

晨旭猩紅萬點葩。夕陽漸展碧城霞。不須羯鼓唐宮法。一杵齋鐘已放花。
是日極樂海棠

開者僅十之二三。晡後
回車已十放。四五六

梨花片。落蒲團。一樹輕籠佛院寬。似此不生閨閣裏。無人月下倚闌干。

六角空亭半飲荒。山烟塔影入林光。蒼深大有江南意。獨背花枝看夕陽。

蘭馨齋記

集上

六

西有極樂東花之祇林雙樹繫我思質衣又傲草驢去十日不出嫌已遲口謹誌

韋公素樹記前朝鹿苑春風事已錯獨有沈香傾國種年彈淚濕紅綃

高度金輪足十尋花身量比玉杯深瑞相恨之邊鬻手寫上吳嫌軟繡襟都中海棠

以千葉為貴花開極爛漫時大皆如盃暈粉吹脂宜於靜玩畫家所未到也花之奇佛殿左右兩樹尤為京師之冠

出寺蒼然對遠山鳳城又見折花還獨行理詠平生攬不似今年此日閒

再向慈仁寺裏游夕陽庭院足向留下香夾徑清陰裏如雪花枝照白頭

隱几清風松下生偶來鳥雀絕人行花陰一縷茶烟絲剛與諧天界晚晴

細數名藍白紙坊頗思排日遠春光窺花法帖長椿畫誰炷鑪香坐梵房崇效

寺本名東花寺汪容甫所得定武蘭亭白梅藏寺中前年訪之寺僧問不有出僅見紅杏者似園表長椿寺方丈懸明孝純太后恩慮傳聞尚有真者一軸及九蓮菩薩一軸寺僧亦秘之管年嘗以劉侍郎師寓寺之對門約共訪之亦未果也

為約明朝共送春。撫琴動響索與鄰。沈公與馬成雙。慣莫向淵明覓酒人。

欲贊東鄰下澤車。天甯去探牡丹芽。山姬為語春衣盡。且自關門數落花。

手種朱藤一架餘。歲深鎖子雲居清。香滿院無人。至日坐花間。勘異書。

消得餘春十日閒。晴陰如水動輕紈。不須乞米還書帖。一頓藤花足飽餐。

紅藥臺臺盡入城。滿街喧曉賣花聲。亂書堆裏香重墨。插編癭壺折脚鐙。

每怕花時風雨侵。及今花落盼甘霖。祈年共有蒼生望。獨闕心到綠陰。

長日閒居待細論。李林結子竹生孫。一年花事從他到耳根。

末一首原作寓意甚深。因太若飛迹。改之題曰己非看花詩。自非泛作不止。記一時

流連光景。古人詩題無一閒字也。凡作絕句。皆有一定章法。前後虛實。不可移動。故詩即

文也。以法令人無知之者矣。特指出之。以示學者。近代近家於古人詩。連數字者。往往摘錄二三。致解

竟斷缺固不知此義。而自晚唐以後。作詩者亦必無章法也。

上諭都察院刑部將李鍾銘訊明具奏此案李鍾銘即李柄勳由商人捐納監生布政司
 經歷職銜考充騰錄既得議叙仍杜市井營生執攀援顯宦交結司坊官員置買等觀
 房屋任意營造侵占官衙匿稅房契又於差滿後擅入東華門內進國史館尋覓供事
 謀求差使希圖再得議叙實屬不安本分著照所擬六十徒一年俟年滿後解回山西原

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

聞李柄勳之罪或不足贖其私和命案賄賂官職俱擊之者振自博部以下
 大學士實定載巖尚書毛昶熙萬善蔡李鴻蔭等皆與之觀睡而鴻蔭

尤押之不止贖壽一人也滿州人僱無不知交者其甚完也挾諸貴之勢逼或其鄰之共漆工人無不知之凡
 奏參查辦之巨案多為之策緣消耳居間取賄外者大吏入京無不以重金委之張佩倫之疏下期士過聽之者
 車數百輛廠市為之塞道今之定讞投鼠忌器避重就輕所入後者若實皆爾其本分之事不特倉放飯
 流歎而問無齒決也

夏四月甲辰朔上午晴下午霽戌初二刻五分小滿四月中 得于縵書印

復 得雲門閏月辛日書言薄游滬上將返夷陵寓寄壽余五十詩兩首納姬

詞一首皆情文高綺為錄於此惟刻畫無鹽珠可飲鼻耳詩云聲華籍冠金閣

閉戶虞卿歲月長間與娉媵商若事全疏朝謁對爐香蚤享博士談經席晚

試仙人服玉方多少貴游愁白髮獨看青鬢照縑緗四十曾吟楚宮詞十年京邑更

淹遲芳標自叙何多恨中散高情未入時宦味那如葦菜美俸錢難足草堂賢

淮南叢桂灑西水都入先生自壽詩詞云柳外星三五繡簾前娟月樣似人眉嫵

十斛明珠連乾馬纜可輕盈煥與似解唱微雲詞句一點靈犀芳心遠是維摩側畔拈

花女微笑處散花雨 鶯年燕月休輕負翦芳蘭玲瓏結佩小紅辛苦漫說藏春

須金屋伴取焦琴玉塵問賀監乞湖歸否回首霞西波如鏡定何時同聽春江鶻

尚書前記 甲集上

園扇曲為伊度。全樓

初言己已晨至午露晴埃管下午露忽大風有雷驟雨旋止晡後多露

得相孫二十九日津門書謝余為作序而以叔孫昭子堂李之說反覆辨論終以余說為
過苛益不失善。從長之義然余說別有苦心非欲為申韓刻覈各存其是也

張子中來久談以所作說文引蒙編兩冊雜文二冊詩一冊乞閱說文引蒙分燭原
訂習刊蕪類聲辨疑五門皆為上下卷燭原先隸次篆舉 百四十七字原系以攷證

其次序以筆畫多少為便初學也辨疑皆論諸家之異同得失其餘三類尚未脫彙雜
文亦多攷據之作其泰履果辨以程易疇言經為高果者非若子非若辨辨以若辨與
作道德經之若子為兩人皆與余說合然汪容甫亦有若辨非作道德經者之辨何不取以
為證子中不應不見也學其或以容甫謂若子為若菜子不以為然耶抑偶忘耶

作書致敦夫贈以白虎通疏證一部
偷晚坐庭下閱道古堂集比日券甚不可支

敦夫來夜談

初三日西午晴霽埃能晡後霽
閱鮑靖亭外集
鬢頭
偏人澆學

樹
付順兒二食錢六十以是日罷

初四日丁未晨至午後澹晴晡霽有風頗涼面石時風益甚
閱沈西鵠

說文古本攷
作書致伯寅宮保得復
褪盒來
夜小雨即止
玫瑰

花開

師鈔

上諭恩承童華奏遵旨訊明四川東鄉一案分別定擬一摺據稱已革提督李有恒

雖非蓄意誣民為逆惟不確查奏延蚊所在輒督隊攻搜尖峰等寨致斃鄉民

尚學齋

卷上

七

民數百命已革提督劉道宗攜抱幼孩擄掠牲畜及攜眷隨營均查明屬實已
革總兵雷玉春所部勇丁亦有擄掠牲畜之事已革知縣孫定揚加派捐錢復張
皇請兵釀成重案提督王照與李有恒會攻千金碕等處殺斃數十命總兵
劉楚華攻掠鳳頭寨致斃唐姓等男婦多名游擊方榮陞搜捕袁廷蛟將僧
普集提訊掌責致普集服毒斃命知府張裕康舉人冉玉杓具稟德恩發兵復
稟請加收捐錢各情按律定擬等語著刑部議奏所請文格丁寶楨李宗羲應
否議處著該部於定案時申明請旨

上諭前據恩承等奏以鹽改歸官運開銷糜費等情當經諭令確查具奏茲據
奏請查明官運局借撥成本數目不符徵收款項亦多牽混難收雜款名目頗多
以致商民交困開支薪水勇糧等項為數甚鉅提借庫款既未歸還應收鹽價

又不照章彙解於國計民生兩無裨益等語丁寶楨前奏川鹽官運商銷有利
無弊成效昭然茲覽恩承等所奏與該督原奏情形種種不符著戶部將摺
內所陳各節詳細酌核妥議具奏

初五日戊申晨及上午大風霽午澹晴下午風稍止傍晚復霽晚有霞甚

豔 得伯寅宮保書即復又連得三書 周嘉穎來辭行此生來謁

三次今日見之言以明日南還拜辭而去 鄭會屬代撰應酬文字晡後帖訖

即作書致之

致伯寅宮保書

辱示龜勉王事況碎已甚兼以憂貧不暇謀刻書更小浮先生集未得集資難慕

沈西雖說文古本致今始得見欲刻之而無由以南省八生之崇東宮三孤之責而買如

尚學齋已 甲集上

此良為可賀小浮先生之詩足否已刻之外利有二十卷先生天懷高遠足以風世
詩境真宗如其為人巨集深滋彌深敬仰它人得者尚思為之傳播况執事以猶
子之親守傳家之集東裝瓌琛足增喬木之重其刊行宜也然弟以為此不必亟先
生蕭然人外本不急身後之名其所刻詩幽絕恆蹊足與霽山四靈並傳於後置之
江湖集中尤無媿色然竊謂此等文字不必以多為貴譬之瘦竹孤花娟述塵表
危峯奇石卓立江中賸流悅其靜妍雲客賞其寥遠僅使接葉駢葩連山疊
嶂則見若必不以為奇矣弟於近人所刻詩文多以覆瓿惟先生此集度之別架以為
適性陶情之助然尚嫌其稍多能再別擇之為一卷供之瓶花研格間常省吟詠
彌為佳耳今復有子卷之刻其中名什必多萬不可聽其氾漫而執事此事時清
况未裕似可亟為後圖何不即以所謀刻沈氏之說文則利益後學其功甚鉅俟寫

清本後以厚書還黃編修弟當為之悉心校勘並悉補其空字未填者以副執
事表揚先正之盛舉至謝山詩集版已久燬卷帙無多能并刻之則不特四明文獻
之所僅恃而殘明南宋滄海精衛之心亦藉存其一此所關於世道人心尤非淺鮮
弟天之饒民世所共棄而區區稟我守陞之志一息尚存不容少解非故欲以相強也
比日廷有大議聞執事為之主持已有成議未見邸鈔不得其詳竊以為吳御
史之坎震動人心古今僅見而其言則甚謬 國家統緒授受甚嚴凡嗣服者即

為子道千古一揆何嫌何疑豈如小民之家操田宅之券為血食之計必明立繼書定其
傳謂以杜爭訟絕侵吞乎吳君未悉古今昧於經義孤行壹意赴死如歸其忠可矜
而不免於庸人自擾弟日記中有迂儒不可與論古一條為此發也執事處此宜審
慮始終申明古義固不可為揣測調停之言而尤當豫防數十年後之或有異論漢

明故事皆一孔之儒激成之者也漆室瞽談伏惟垂察

邱鈔

以太常寺卿許庚身為大理寺卿

次日詔仍在軍機章京上行

上諭沈葆楨奏請將行止有虧之知府革職一摺安徽在籍知府程興槩前隨伊父雲

南按察使程誠任所竟敢誘致寡婦黃氏為繼室旋因正妻在室壓令為妾因而鎖

禁致黃氏逃出興訟實屬有玷冠裳分省前充補用知府程興槩著即行革職

初六日己酉晴下午有風

張子中來

得祺盒書即復

作書致敦

夫得復

祺盒招夜飲宴賓辭之

夜風益甚

初七日庚戌晴下午有風

閱張子中說文引蒙辨疑其於許書極為貫穿所

引大小徐反通儒段嚴錢王諸家之說皆能有所折衷辨析指事象形異同之指

反讀若之例頗有拗發其論舊之本字為久難之本字為乃答之本字為對皆與
予舊說合而引據獨詳論笑之本字為娛履之本字為懋履寫之寫本字為
管皆前人所未言 作書致鄭會尚書 得吳碩師三月二十四日廣州書
并寄贈長經解小學彙函一部託姚君晉蕃附來熇以錢三千 姜仲白來
夜飯後去

邱鈔

以翰林院侍講學士黃體芳轉補侍讀學士以左春坊左庶子鈕玉庚為侍講學
士

初八日辛亥晴晡後有風時止 陳子香來辭行 得張子中書 禱初

來談晡後同至管家網衲訪鄧鐵香倚晚詣敦夫子鎮小坐而歸 夜聞陳

尚學齋

甲集上

七

恭甫所輯尚書大傳

邱鈔

上諭前據松桂奏請以阿旺甲木巴勒楚稱甲錯為已革諾門罕阿旺札木巴勒楚
勒齊木轉世之呼爾勒罕迎接回藏經該衙門議奏該已革諾門罕前於道光年
間犯案情節甚重係永遠不准再出呼爾勒罕之人所請應不准行茲據金順錫
繪奏西藏刺麻嘉木巴曲圖木等竝吐爾扈特各部汗王等呈稱該部落願捐
馬一千匹請准阿旺甲木巴勒楚稱甲錯為僧等語阿旺甲木巴勒楚稱甲錯
若准其為僧赴藏學習經典仍不准妄請開復名號職銜稱為轉世呼爾

勒罕該部落所捐馬匹著毋庸賞收以示體恤

理達賴事 賞賜勒丹錫呼圖隆瑪第巴克什十二字名號前位代理事年餘年跋扈不法第十輩達賴刺麻
之死或謂其謀殺按阿無左驗遂並騙道死三四年駐藏大臣始奏其不法革之發往雲龍江拘管

初九日壬子晨至午後晴下午忽雨晡後復晴 閣尚書大傳辨論其辨

盧氏文弼孔氏廣林之誤極為精細然陳氏皆據他書所引不言大傳以證其誤安

知盧氏不列有所據乎大約近儒之學遞致遞密而前輩所見之書亦往有未見

若 金銀藤花開

初十日癸丑晴 雜聞史書 作致若農學士廣州書 作書致視會得

復 作片致陳子節送行

師鈔

初宮皇太后懿旨本日王大臣等遵議已故王事吳可讀請豫定大統之歸一摺並尚書

徐桐翁同龢潘祖蔭翰林院侍讀學士寶廷黃體芳國子監司業張之洞御史李

鴻藻另議各摺覽奏大略相同前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嗣皇帝生有皇子

尚學齋

甲集

卷

即承繼大行皇帝為嗣原以將來繼緒有人可慰天下民之望第戎朝 聖 聖相
承皆未明定儲位 彝訓昭垂允宜萬世遵守是以前降諭旨未將繼統一節宣
示具有深意吳可讀所請豫定大統之歸實於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
付託之重將來誕生皇子自能慎選元良繼承統緒其繼大統者為穆宗毅皇帝嗣子
守 祖宗之成憲示天下以無私皇帝亦必能善體此意也所有吳可讀原奏及王大臣
等會議摺徐桐翁同龢潘祖蔭聯銜摺寶廷張之洞各一摺並閏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諭
旨均著另錄一分存毓慶宮至吳可讀以成建言孤忠可憫著交部照五品官例議卹
詔本月十四日再詣 大高殿祈雨仍命王公貝勒分禱覺生寺時應官昭顯廟宣仁
廟凝和廟黑龍潭白龍潭

山東鹽運使傅觀海告病直隸永定河道李朝儀升山東鹽運使

十日甲寅晴 作書致鄭愈取還說文得復 作片致敦夫問其疾得

復 作書致紫泉 張子中來 鄧鐵香來 得紫泉書即復

夜月甚佳

即鈔

詔兩江總督沈葆楨加恩在紫禁城騎馬

以太常寺少卿懷塔布為通政使司副使 以冠軍使玉衡為鑾儀衛漢鑾儀使

工部郎中文沛授直隸永定河道

十二日乙卯晴比日頗熱 亦來溼疾復發終日喜臥今日尤疲勵 得張子

中書津言其說文辨疑一書自意時甚欲余篇考美之比措大習氣也然其書

卻有心得 鬢頭 剪庭來 夜月甚佳

尚學齋記

甲集北

七

卿鈔副都統銜庫倫辦事大臣英奎卒

詔旨褒惜照副都統例賜卹以前山東巡撫文格賞給三等侍衛為庫倫辦事大

臣馳驛前往

以翰林院侍講學士貴恒轉補侍讀學士以左春坊左庶子福錕為侍講學士

十三日丙辰晴午後散露下午有風

閱經義叢鈔

作書致張子中還所著

書又作書致姜仲白致殷琴庭還歸壻詩集俱得復

程金來 仲

白來

十四日丁巳晨露上午晴午後有風下午露

閱過庭錄其謂子夏易傳據漢

書儒林傳言韓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

自傳之後其孫商為博士若宣時亦即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定

易即先大傳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目錄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而好之即更從文高子夏當是韓商之字與卜子名字正同蓋韓氏之易至是始顯故傳韓氏學者取最後者題之為子夏易傳其說甚確為近儒所未及其周易攷異謂陸氏釋文凡言某家作某者多其注中改讀之義非徑改經文其言一本作某者皆王弼注之別本又據或錫之擊帶音義云擊徐云王肅作擊按徐若東晉徐邈為易音知陸氏亦未能徧見諸家本有即振舊音載之者又據明辯哲也音義哲鄭作遼虞作折陸作逆按史記賈生傳風漂其高遼索隱音逆三蒼郭璞注云古文奇字以為古文逆則古文易作遼博士易作逆虞振博士易改古文遼為逆而讀為折知漢以後人注經不如漢儒之謹虞氏雖傳孟氏易其改易經字多出後定不可盡據為孟氏古文皆別白甚精其尚書譜以尚書皆孔子所誤

集而漢時所得古文十六篇亦未必真故伏生能引大誓之文而所傳尚書仍闕

是篇劉歆所引諸文太史公不著於史記馬鄭亦不為逸十六篇作注皆知其不

可信又謂舜典本合於堯典別無佚文大禹皋陶謨蓋稷本合為一篇故序云

皋陶矢厥謀而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蓋稷今經文皋陶謨蓋

稷本合後人強分之而別無大禹謨又謂大禹下本無謨字偽者所加蓋稷本不

棄稷篇名皆孔子所定當詳稷名皆意必之談所謂危言日出者矣

獻之來 夜露

十五日戊午晨晴 十六日夜露晴 得鄭會尚書書惠銀十二兩即

復謝稿使四十 為相光甫書廟訖即作片致之 作書致楊正甫 是

日部院諸員著 誠差者二百八十人 滿尚書擬題四書文信而好古經文望于山川

詩題進賢興功得官字 夜月皎甚是夕望作書致毅夫子練

十六日己未晨及午後晴晴後霽有風激雨即止旬晚復晴是日甚熱

楊正甫來致夫來子練來 什者廿二食八干杜林七十福兒四十 夜霽

十七日庚申午初刻八分芒種五月節晴是日炎熇驟甚不可當 鄧

獻之來 繆小山來以宋氏四書古今訓釋過庭錄還之并借讀書勝錄去

作書致禔金致姜仲白俱約今日晚飲 紫泉來 傅子尊來不晤 伯

晚詣豐樓邀獻之子鈞君表正甫禔金飲至三更後散君表復邀飲霞分

家五更後歸比曉已日出矣 付客車飯錢八千車錢六千酒保賞四千霞車三千

邱鈔詹寧孫毓汶為安微學政 本任學政三部右侍郎華自開兩故自開字叔字仁和人

童華鄧人侍郎七人吏部夏同善仁和人于部王文韶仁和人兵部朱晉錢唐人刑部饒寶廉嘉善人三部孫詒經錢唐入反自開仁和人而錢唐許原身以大理卿署禮部為近來之極盛今藝之止的一个矣雖是

前集上

凡人若合其學不及一當家之秀才萃其力不敵一服田之老農姪：才管何足算乎

十八日辛酉晨至午晴下午露有風雲合至晚竟不雨熯暴特甚 張子

中來言明日行 李士周為子娶婦送賀錢八十

師鈔

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濬卿為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仍兼署吏部

右侍郎

上諭勒方綺奏遵查在籍道員劉成忠傷疾痊愈步履如常精神尚健應否起

用請旨辦理前任河南汝光道劉成忠著送部引見

十九日壬戌晴下午有大風旋止晚少涼 陸漁生編修來 李爽階來

以錢唐縣署山陰丁丑憂今版闕赴部候選 敦夫子鎮來晚子鎮邀同汝

翼飲宴有齋之一更後歸臥內始換涼席

即鈔

以翰林院侍讀張家驥為侍講學士

二十日癸亥晴午後牧靈酷熱 鄧獻之饋阿膠一匣北魏高貞碑王偃

碑各一通即復謝橋使二十 潘譚琴來乞為墨丈誤墓志 晴後峇

拜鄧獻之李爽階送張子中行俱不值晚歸

付車錢四千五百
是日鬚頭

即鈔

詔二十四日再親詣 大高殿祈雨分遣王公貝勒禱覺生寺時應宮昭顯等廟

黑龍潭白龍潭清漪園靜明園龍神祠

二十日甲子晨至午後晴晡後霽旋雲合有露驟雨即止晚生有風牧涼

尚書

甲集上

卷七

雜攷天文諸書 同年馮編修光適為其尊人廣廷學正闈而送奠分四千

夜少涼

二十日乙丑晴酷熱 雜攷天文諸書 作書詢張子中行期 族弟慧

叙來此人新補兵部主事與攷試差此次試片 廷者二百七十六人惟六人知詩題

出周禮押夏官字慧叙與其一以兵部堂上有扁題此四字也其四人皆部曹一人

為內閣中書蓋轉相告語得之而翰林聞其語者皆不信張香濤謂周禮心

無此成句或數語中有此四字而唐宋人詔疏中合而用之遂於押官字韵云古表

合用官一時以為口實矣

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禮其三四進賢與功以作邦國節臣起其勸善樂業之心使不惰廢是進賢與功若以詔諸序各進其賢臣與其功臣也九禮皆以為諸序

之禮疏中申釋甚明而入試諸人刻聞夏官之語以為必指武功雖不敢明點夏官皆主武事為說其輕用夏官者又誤初九禮為九伐遂明點九伐字夫記論之學本難雖博覽多聞而於經典古文或亦不能悉記其舊心名物訓詁若往來其所難略其所易固不足為詭病也如此之知架桐獨亦大覺無與人矣

二十三日丙寅晴下午有風稍涼聞比日寒暑表已至百分已入大暑分矣

雜後天文諾書 作書致子縝 傍晚坐庭下讀書甚樂 致夫子縝

來逆雷夜飯談至二更後歸

郎鈔

內閣侍讀學士耀年為太僕寺卿

二十四日丁卯數晴多雲 午後詣子縝談哺同訪竹簣不值遂詣視靈

談至晚子縝邀飲萬福居致夫亦來夜二更後復偕飲霞芬家比散登車

已天明矣日出始睡 附霞芬酒錢四十千僅賞十千車錢九十

二十五日戊辰長霖晴上午後霽哺後小雨晚佳 得秦鏡冊四月廿江甯

書 作書致致夫得復 作書復致夫 鍾西符來 閱段氏周漢

讀攷 稿初來

今日稍涼在臥去筆

二十六日己巳晴

張子虞來自通州

得張子中辭行書即復

朱蒼生

來久談

師鈔

上諭大學士會同刑部議奏朱永康改為斬監候等語詳加披覽王昕所擬李毓昌

被害成案情形固有不同而朱永康情節重大實屬罪浮於法著即改為斬監候

部入本年秋審辦理廣壽等原奏將朱永康發往黑龍江各節既係按照本律定

擬即著毋庸置議理問銜巡檢高文保著再加恩照四品官賜卹

二十七日庚午霽暝 驟下下午多霽 夜一更後風二更時雨數作數止

杜葆初來辭行

仁和人有曹福者以諸生被斥之寤其險故杭人皆賤之

前年以事其族人財產事為有司所辱遂著三世聞見錄評論浙之官吏分陰
黨陽黨力詆學政黃侍郎俾布政衛君榮光而頗頌巡撫梅君袖其書見巡撫
請為序巡撫諾之遂刻以行布政怒以白巡撫巡撫奏請究治會其人已死得不
竟其人固止賴文字亦未甚通然及與杭之前輩游頗讀雜書余嘗見其所
著六播書二卷雖多荒唐可笑不足言著述其有釋中字者一首以中為男子之
私象形字人尤以為怪異余謂此實有據惟福不能援引其所言多妄耳逸周
書武慎解云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爭曰弱參知曰疆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
五以成室室成以生民民生以度孔晁注云有中必有兩故曰參陽奇陰耦五謂相
配成室近儒謝氏壩申之云有中無中即謂男女皆以形體言之男成三女成兩
皆下體形象合三兩而成五交構成室以生民案兩爭曰弱若謂陰性柔柔相比

則爭而益弱參和曰彊者謂參為陽數陽性剛以陽之三參陰之兩則陰陽和而化生陽益以彊此易之參天兩地而倚數故曰有中必有兩蓋人道者五行之精萬物之本聖人不以為諱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地壹壹男女構精皆中和之理也左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漢書律曆志曰夫五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百生也凡此皆中字最妙之語說文中字从口从一其義本難通近儒改从口為从口音說自較勝而以此說參之亦猶水本从氵象水竝流从一象中有微陽之氣而春採元命苞以為代从二人一男一女一者水二人合而生水亦以交構化生之理言之皆三代相傳制字之精義不可謂拘儒道者也以中字為象形者較之取口字為象形者淺深迥

判矣

字音于母地屬庚壬未也男女精氣合而水通也

二十日辛未晨至午數晴多露下午微雨即止傍晚晴後露
作致陶心雲書并還其近詩一冊贈以漢武宅山孔子見老子畫象拓本一通
詭杜孫初附去 夜走詣敦夫子續談初更歸

二十九日壬申晨露已後密雨至夜是日甚涼晚需綿衣

即鈔

以刑部尚書翁同龢為工部尚書以工部尚書潘祖蔭為刑部尚書

禮部左侍郎順天學政祁世長奏病難速痊懇請開缺調理

許之

以大僕寺少卿徐用儀為大理寺少卿

次日詔仍在軍機章京上行走

三十日癸酉晨晴上午晴露相間下午忽暴風雨有雷旋止傍晚晴 是日

本生祖父^名日以之絕僅供香楮頌於下月八日補上篋 作書致子鎮借前車

裕復初齋文集得復 趙相原自津門寄贈平湘願訪翰 廣卷 學詩評說

三十卷正話五卷悔過齋文集七卷附劇記一卷訪翰字惟康由優貢生舉孝廉方

正同治三年四月卒年六十八光緒三年新刻成若姻孫已隨周巡撫恒祺赴山東矣

子鎮來 得伯寅尚書書惠銀三十兩即復謝 印結局送來兩月公費銀

七十二兩 閱復初齋文集共三十四卷自卷一至卷十五為序記論說書札贈序

傳贊銘志祭文雜考之屬卷十六以下皆跋書籍碑帖字畫之文章裕之學長於

簿錄其評法者尤為專家攻求印記辨別點畫南宋姜岳以來一家之學也文

亦頗有真意議論亦有佳者惟於經學甚淺而好訛訶陸、譔妄又知註世經

儒輩出力不能敵遊道而言宏學以程朱陸人實於宋學尤無所知也其卷十六

有跋求忠祠記及書方忠文公憶釣舟詩州言董文敏撰者松江書院方正學祠記
云徐中丞之先有善安公者官僉事於浙奉詔收方氏族脫其姪婦事發斷一臂家
成保安衛語具浦城志又云僉事公於三孤事未昭聞又云復姓始末予友陳布衣
能言之又云吾郡之方有元則必是其遺孤之賢能昌大元宗若是則甯海方氏存一綫
之遺孤託於他氏後寄居松江有復姓之事董記作於萬林三九年其文若隱
約未盡者蓋其時尚多忌諱不敢詳也章谿因謂此事所關甚鉅而惜無所攷案
明崇禎間知甯海縣時江張紹謙重刻正學述志齋集首載餘姚盧文言演所撰年譜
及方氏本末記略謂洪武二十七年甲戌正學年三十八為員獻王世子師幼子憲生
於官舍後被匿更名德宗正學致命時德宗方九歲金陵魏司寇澤語甯海尉
匿之後潛託天台人余學夔航海抵雲間捕魚以活後走華亭依正學門下士俞祠

部允以女妻之尋改姓余傳九世有名采者官南昌訓導臨海葉明經玟刺得其狀
要之歸宦海未果玟振發此奇一著書以志之王余洲兄弟各傳其事至萬林已西南學使楊廷筠
為方氏復姓建祠牒其裔忠枝忠奕樹節三人歸宦海文學翁權為謀居宅後
忠奕貢太學官四川井研令忠枝子振節登崇禎己丑賢書振節有子城及岳其
所叙正學有後事甚詳又國朝康熙中知宦海縣淮南俞化鵬再刻正學集序言歲
戊寅有門人葉大魁自郡攜其族祖文嚴先生振發幽奇一冊及正學裔孫階家
藏文集善本喜不自禁是正學適裔因在宦海俱有明證軍裕蓋未之知且存
者即正學之幼子非其族之娘婦亦不出於徐善安所為思白之記蓋傳聞異辭
惜富齋無元美敬美兩家集不得一攷也

郎鈔

以湖南巡撫邵亨豫為禮部左侍郎未到任以前仍以許庚身署理

以福建巡撫李明燁調任湖南巡撫以江蘇布政使勒方錡為福建巡撫邵亨豫俟李明燁到任後來京供職

以內閣學士徐致祥為順天學政以刑部左侍郎馮譽駿兼署吏部左侍郎

上諭前據都察院奏倭興額呈訴各情與崇綺等所奏歧異當派志和恩福馳赴

吉林覆審茲據奏傳崇綺等所派承審員並無濫刑情事齋廣貞之疾距刑

訊已逾半日並非當堂逼斃其原驗官檢舉不符亦無情弊徐花所供實非刑

逼齋廣貞栽贓豪無疑義倭興額無可置辯因與文忠何等捏造徐花假供

將傅姓牽入多方狡展等語降調侍衛倭興額著即革職發往軍臺效力贖

罪領催文忠阿訥舒勒常慶均杖九十徒二年半照例折枷鞭責發落崇綺因前次審

擬未能詳細自請議處著加恩寬免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擬未能詳細自請議處著加恩寬免']

五月甲戌朔晴 竹簾來談至晚去 緘文饋節物復謝

師鈔

以湖南按察使譚鈞培為江蘇布政使以衡永郴桂道孫翹澤為湖南按察使

命翰林院編修李郁華新化為雲南正考官黃卓元安順為副考官秦鍾簡重川

為貴州正考官徐慶澗莆田為副考官

詔初六日再親詣 大高殿祈雨仍分命王公貝勒禱各官廟及龍潭龍神祠

初十日亥晴散霧酷熱 子縝招同子虞敦夫午飲談至晚歸 饋等

庭視盒敦夫子縝節物 署吏送夏季養廉銀十二兩五錢來 著庭饋

節物

邸鈔刑科給事中游百川授湖南衡永郴桂兵備道

衡永

甲集七

四三

初三日丙子寅正初刻八分夏至五月中 震至午後金晴霞靄晡後雲合有小
雨旋止晚雉聞內城東南皆有大雨 紫泉來 硯盒來 族叔海觀
巡檢之妾及其子培榮來言海觀以豐甯縣黃姑屯巡檢於同治五年正月奉委
赴順天府歸至承德境遺物故時培榮生甫三日艱苦萬狀其適子培之任山東樞
縣典史聞訃不奔喪 氏妻寄信促其迎柩竟不至今十四年矣培之嘗再娶妻英
後妻娠人也已生子頗有所蓄海觀亦嘗再娶培之其前婦子也 氏本京師王氏
妍為適於海觀及海觀之繼妻死遂以為妻故培之不肖母之也奉年承德山水
大發沖海觀柩去 氏募人逆得之百里外需費百十緡無以償母子又之絕始
於季冬乞貸入都將求親族謀迎柩以來且乞存浴而都中無可告者今日述
其孤苦流離之狀為之繫款令家人留之夜飯後去

初四日丁丑晨晴露相間上午晴午後露晡後大雨傍晚止 紱文以初

六日七十初度伯寅來告不值壽不受禮物因為家慶圖序駢文一首寫

橫幘以誌之且書楹聯十六字云錢聃大節本之學問韋平代業中有神

仙 仲官來 得子鎮書饋越若饒鰓 作書致紱文并饋節物作

書致毅夫子鎮 得毅夫書即復 是日付同茂米鋪錢四百二十十裕隆

石炭鋪錢一百七十二十豐樓酒食錢一百二十十宴賓齋酒食錢五十十清

華齋聯幅錢五十十京北南物錢二十三十德茂衣鋪銀二兩吉慶號南物錢

二十三十耿賣花家衣物錢六十十燈油錢七十二十僕媪賞四十八十

即鈔翰林院侍講張^望瀛轉侍讀司經白洗馬王先謙轉侍講

初五日戊寅晴 得裨盒書饋蔬脯龍眼龍井茶受茶餘復書反之作

書致季士問付債屋銀十兩得復 霞芬來贈以三金賞共僕十千 子

續來教夫來仲白來 鬢頭

初六日巳昨晴酷熱 謝夢漁今日開吊送奠分八千夢漁名僧字孟餘儀徽

人未堂侍郎 溶生之孫幼及見乾嘉諸宿有時名道光甲午舉人庶成進士第三

官給事中二十年不遷以前月十三日卒其訃云年六十九聞其實已七十外也余與之交

游廿餘年矣雖性情非契而文字可談老輩凋零亦為可惜其子素不識故不

弔 夜復換涼席

初七日庚辰晴酷熱 祀曾祖考妣 祖考妣 先考妣補夏至之饋也初三日

以迫於節務未能治具俗有前爭後四之說故以今日補薦因肴菜肴共十五盤

絲煎餅一豆薄荷欠雪饅一豆皆家鄉節物也菜羹一豆杏酪一巡若子兩大盤

饅頭一盤酒三巡飯兩巡村以仲弟哺後數事焚楮泉四挂又祀屋之故主饋以雙魚
作書致教夫子縑饋祭餘四器得復 夜教夫子縑來邀過霞翁家能
評事往和霞翁入激遂歸

初八日辛巳晨及上午會晴殊覺下午多露是日鬱悶搞蒸酷暑異常

五更睡中熱不可堪即起坐庭中待旦至日出復就臥 校注漢書禮樂志

夜熱甚盡去裏窗終夕但臥

但說文裸袒字袒若之統也

郎鈔兩廣總督劉坤一奏今哀庸莊認各員廣東試用道張崇恪候補知

府陳玉書潮州運同喬文蔚新興縣知縣卓誠候補知縣楊光榮均請勒令

休致試用通判梁有為捐升選用道候補通判吳家興補用同知松山准升儋州

廣西舉人

湖南增貢

知州劉彬昌化縣知縣魏畱先均請降為縣丞仍畱廣東補用並將吳家興捐升

知州劉彬昌化縣知縣魏畱先均請降為縣丞仍畱廣東補用並將吳家興捐升

知州劉彬昌化縣知縣魏畱先均請降為縣丞仍畱廣東補用並將吳家興捐升

知州劉彬昌化縣知縣魏畱先均請降為縣丞仍畱廣東補用並將吳家興捐升

道員之案徹銷前署嘉應州事候補直隸州知州李敦厚前署儋州知州試用

雲南舉人

通判余信芳臨高縣知縣完繼美補用知縣嚴霖等均請革職嚴霖行止不端

三請永不叙用

從之

光緒二十一年奏廣克赴滬刑部主事元執此匪在家開設花會總廠該賭漁利請革職等語
詔即提回現獲各犯實訊元執輒以一人且進士且其地掃地掃章若多由科甲世受之權矣

上諭周恒祺奏者紳重過鹿鳴懇與筵宴一摺道銜前署江西瑞州知府王嘉麟

早年登第由知縣清保知府養親回籍現在年屆八秩鄉舉再達洵屬藝林盛

事加恩賞加按察使銜重赴鹿鳴筵宴以惠耆年

王嘉麟貴縣人嘉慶乙酉河南舉人道光未進士
由江西知縣清保知府養親歸今年八秩

初九日壬午晨日出旋露上午密雨下午雨甚入夜不絕聲涼甚可衣薄綿

得此質書招往才盛館觀劇不能往 得教夫子稟書邀飲霞塔家不

能往備晚霞芬復來速作書致教夫辭之 夜雨至三更始止復去草

印鈔

以太僕寺卿夏家編為太常寺卿

初十日癸未晴復鬱溽熱甚 供本生祖考妣饋補前月晦忌日之

奠也因春八豆菜肴一菜羹羹一公雪糕一杏醬一以本生祖考平生所著也

焚寶湯一巡杏兩盤饅頭一盤酒一巡飯兩巡晡畢事 作書致子縝得

復 夜誕會來教夫子縝來 是日始換冷布窗

十一日甲申晴 徐慤立兵部來壽衛大理之子也重致大理意乞撰其七翁

神道碑交來大理所撰行述 得族弟國瑒書以雅齋病求為覓醫雅齋

與余同歲生聞其病將不起雖余與之竟趣非異同在京師不相見者已四五年然

兄弟也 禮經小功以下偏兄弟 同本凋零甚為息之 是日雖熱而夏氣稍清晴色已定病

體跡可讀書頗佳 夜月甚好有風致涼

陽春齋日記

甲集上

四六

潘紱庭封翁七十家慶圖序

光緒祀黎蟬鳩之歲。律中絃賓。月之六日。為紱庭先生七齡壽辰。時則長君新
人。會尚耆甫登五十。而先生以過者之歲。別裁新荔。重出雛蘭。玉雪之年。適合十稔。
因屬畫師。續家慶圖。所以揖靈徵。彰樂喜。握室弟之純則。祛曼延之醜辭也。
夫對雉晉。堯推策左帝。雖云福空。亦覺神勞。先生夙擅厚地。早辭鸚列。花磚
州制。推耆輩。若世年采。編視御程。止足以十石。遂得坐躋。若艾疏。禁石槐。以近關
之身。寓泛湖之樂。此其可紀者一也。伊巫世臣。不聞皆壽。周召代輔。未見咸年。先
生家。嬪。鄺。菊之泉。妻見。綠。桃之實。鄉共國共傳。為箕裘。東者。西者。迷。雉。耆。
碩。宴。蓬。山。之。息。再。至。為。常。披。觀。河。之。圖。一。門。俱。出。此。其。可。記。者。二。也。赤。伏。金。張。之。
盛。土。德。韋。社。之。華。固。亦。人。珥。金。詔。門。殷。珂。馬。然。而。道。遠。大。小。壙。代。為。昭。招。國。

北○南○異○枝○合○美○所○以○衣○視○膳○宣○陽○是○誇○露○冕○導○輿○崔○邠○為○著○先○生○則○蘭○陔
之○奉○式○穀○三○公○鯉○庭○之○趨○象○賢○一○坐○侍○晉○公○之○客○祁○國○已○久○垂○魚○立○諫○議○之○庭
堯○實○亦○將○撰○杖○請○恭○舊○第○塗○桃○考○以○傳○釐○相○韓○鼎○門○望○桐○木○而○知○瑞○比○其○可
紀○者○三○也○金○玉○友○昆○率○皆○比○齒○棟○華○先○後○差○亦○十○年○故○凡○五○實○連○珠○四○穆○先○略
大○氏○鶴○原○泣○峙○雁○序○相○參○未○有○法○護○據○疑○僧○爾○方○就○外○傳○伯○霜○垂○共○仲○雪
甫○過○勝○衣○一○則○雁○容○珥○蟬○文○昌○再○入○一○則○豎○怡○蠟○鳳○整○序○初○分○引○文○度○於○却○前
坐○阿○奴○於○褒○裏○黑○頭○內○相○將○齋○降○友○之○年○絲○鬢○嬌○兒○方○對○黃○童○之○日○此○其○可○記
者○四○也○述○祖○之○詩○每○漸○燕○翼○傳○家○之○集○或○謂○蜂○腰○即○彼○瓌○頰○文○章○止○隆○堂○構○顯
固○科○第○偏○新○藻○華○先○生○關○情○備○詩○已○驚○失○宿○扶○鳩○理○詠○翻○健○少○年○傳○紫
薇○之○百○篇○補○絲○野○之○千○首○集○踰○孝○大○言○陋○王○筠○尚○書○得○其○鳳○毛○成○為○麟○角○也○實

益興實學永興足敵祕書跨水相五隸之編隘克公集古之錄此其可紀者五也
凡斯揚權晉絕浮詖得其一出恒情驚異而旋馬之廳如皆來鶴之筵不開衛公
精思屏絕乎音樂君實獨游優游乎戶庭敏中無宴客之尉唯圭絕祝嘏之例
東坡戒殺輔董生亦雨之方龍舒誦經懺謝傳居期之過尚書承膺庭誥曲體
親歡致戒賓游不干清淨純門生之羔鴈但贄文章移靜者之山林不聞笳鼓
盛陽以至同通明之降生景風正行封務觀以開國沙隄看築不待八表之歸洛
社同游長見百城之畫斯圖之益庸有既乎

絳翁以早故且從子期喪
未除不悔鵬故有董謝之語

余於文字多不起草應酬之作寫出即忘此亦壽序也尤不足言文格亦頗界
然屬辭比事皆清切無一冗濫語以方北江諫觴尚無媿也追錄存之
前日書幘時以紙盡自可紀者五以下腹橐已具若皆節去詞氣少促矣

邱鈔

上諭國子監司業張之洞奏重案定擬未協請旨嚴議並聲明文武員弁各摺片
據傳四川東鄉縣一案皆由知縣孫定揚違例苛斂以致聚眾鬧糧又蓄意誣民
為逆具稟請剿實為此案首惡尚書恩承等審擬覆奏不引誣告叛逆本例而牽合
告重事不實之條擬發邊遠充軍又刪去干係重大事情臨時的量辦理二語實未
得其關鍵等語著刑部歸入全案嚴議具奏應行調查案卷並著的量索取所傳
前綏定府知府易蔭芝前署太平縣知縣祝士芬總兵謝恩友辦理此案尚知政體宜
予褒獎等情著刑部於定案時聲明請旨

十二日酉晴酷熱晡後收雨 再得族弟慧叔書言難齋病甚屬余亟

轉請陳姜兩君往診即作書致仲白仲白亦以病辭復作片致慈叔以

研本易聽事所縣書畫復躬自晒之甚苦暴烈 鬚頭 閱楊氏傳第

河鷺文鈔中正祭次序簡志之記據特牲少牢士大夫饋食禮以惟天子諸侯祭

證引經注極有細心

師鈔

命通政司副使周瑞清臨桂 乙未為廣東正考官翰林院編修黃彝年商城 丙子為副考官李

聯芳平利 辛未為廣西正考官潘寶鑽番禺 丙子為副考官工部左侍郎文徵滿洲 癸亥為福建正考

官編修費廷釐吳江 乙丑為副考官

兩宮皇太后懿旨寶譽沈桂芬奏前撰冊文請旨更正並請議處各摺片據傳

光緒三年六月翰林院奏醇親王世襲罔替冊文循照舊式撰擬詞氣究有未安

現擬於冊內恭錄懿旨另行鐫刻即著照所擬辦理掌院學士賢崑前掌院學士毛昶熙於前撰冊文未能斟酌盡善究屬疏忽均著照例議處

聞此語即意也初撰冊文仍用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及魯爾福親王之父北崇三年刻成費送福邸臨邸謂 穆宗山俊未畢不宜受冊遂即回至此以是後事後復查往臨邸受而啟讀怒曰我亦須令上誅命耶復不受故實皆懼而請更正矣

上諭前據軍機大臣奏請將辦事得力章京刑部郎中馮光勳註銷記名御史

仍留軍機處行走當經降旨允准茲據御史梁俊奏侮言官關係緊要請飭

嗣後務將得力之員保送記名後概不准保留註銷飭部嚴定章程等語軍機處

務錄重得力人員向有保留及註銷御史成案自應仍照向章辦理此外各衙門堂

官嗣後保送御史務當慎選其人不得以不甚得力之員充數保送記名後概不准保留

註銷即著吏部嚴定章程以杜取巧至軍機大臣保留章京亦須慎重毋稍濫

十三日丙戌晴酷熱 上午詣紫泉談將使詣陳汝翼王可莊兩君一為

尚書新紀 甲集上 卷九

雅齋之診一為海觀族叔歸樞事也可莊曾館於今熱河都統延君若數
年欲說可莊寓書都統謀之而二君皆它出因以屬紫泉轉言之遂詣德祐
小坐午後歸付車錢四十

師鈔

詔山西未報得雨十七日再親詣 大高殿拈香仍派王公貝勒分禱各宮廟陣祠
及覺生寺

十四日亥晨至午晴霽相間下午酷暑鬱鬱溽暄後霽旬晚有雷雨
晚姓 得致夫去年十月江甯所寄書并湖北新刻隋書經籍志吏部

攷證四冊 作書致汝翼致紫泉 汝翼來子鎮來 子鎮邀同汝

翼竹篋襪盒午飲宴賓齋備晚始歸 再得慧叔片言雅齋病益

劇膚急請汝翼往治余兩走喜邀之而汝翼又它出矣 得紫泉書 夜

月甚清

十五日戊子晴霽愛黠 比日徽黠殊甚軀料檢藥物暴之暫僕童婦

牀榻 慧叔來告雅齋以昨日酉時猝矣雅齋名國彬族伯父芸圃觀

察之第子以監生入營為刑部主事同治丁未順天舉人初補山西司主事丁母憂

服闋復補廣西司主事嘗三娶婦竟無子年五十一長余數月耳其人愿而復不

理於原口余與不相見若六七年近聞其病妻欲往視之而未果不謂其遽然也

以喝甚不能送其斂遣人齋楮幣往 作書致品芳 作片致以質作書

致子縝 夜露是夕聖

師鈔太常寺寺丞明桂升太常寺少卿詹事府右庶子英煦轉補左庶子司經局洗馬

寶昌升左庶子刑部郎中吉昌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府用詹生江荐詔以主事分部行走

十六日己丑昧爽密雨至晨益甚上午溼沛滴沱午後少止日出旋復雷雨晚又略止旋作終夜不絕檐雷溼海濤浸淫牀屋扇囂聲雜皆日夕皆危閱隨經籍老叟證

郎鈔編修陳寶琛升翰林院侍講

黃武賢補授雲南臨元鎮總兵

十七日庚寅黎明雨止晨後雨旋止午收有日景下午小雨間作

得潘紱翁

書問雨後荷花消息此公殊有興趣即復是日因勞殊甚多臥畏涼晚坐庭際閱顧訪新學時詳說兼綜漢宋而多攻擊鄭愛然酒詠經文頗有

意說得理之趣

夜又雨

大白辛卯亥初三刻小暑六月節晴雲霞
閱顧訪格悔過齋文集

七卷附刻記數業績集七卷附補遺九首其文喜言理學私淑桐城而以姚
春木為本師雖邊幅寬陟時落庸俗而心平氣淨頗多空實之言所作志
傳諸文不出邗師里婦而多紀善言若節足為觀法其與高伯平書論寶應
成心集所著儀禮釋宮箋之得失為之辨正六事多駁近儒之說皆有據依齊必變
會說辨志說春林字義三傳異同攷皆持論甚嚴全勝有毫姑逸文辨駁孫氏星
行據史記以秋大孰以下為毫姑文之非亦有見地兼姚說折衷古今其誼最善此
有裨於經學者也開卷劉向揚雄優劣論上下篇唐李郭戰功為中興第一論上
下篇皆言所不必言姑率無謂士希賢論亦浮游無著訓練沿海水師議亦紙上
常談也 作書致子縝得復 敦夫子縝來

十九日壬辰終日霽
下午小雨時作涼甚夜

付李升二卷八千餘錢七十福兒四十
雅齋首七送榻錢六十

郎作熱河都統延煦奏病難速痊懇請開缺

許之

二十日癸巳嫩晴多霽下午漸熱

作書致敦夫子縝

汝翼來子縝來

汝翼邀至宴賓齋午飲竹筴亦來下午飯畢子縝遊飲景慶堂夜三更始

歸 鍾芷河來傅子尊來俱不值

郎鈔

以吏部左侍郎崇綺為熱河都統

上諭國子監司業張之洞奏四川東鄉一案當事起兵集之時文格批飭各營痛加剿

洗豈非專指外匪吳奉山一股而言致李有恒等以奉札剿殺為藉口據稟批行

實屬粗率不量于罪名不足以服李有恒孫定揚等語著刑部歸案一併核議

具奏文格著開庫備辦事大臣缺來京聽候部議

二十一日甲午晨至午後晴隨後霽

校史記貨殖傳是日服甚

敦夫

來子煉來鍾芷庭來

李士周來

鬢頭

郎鈔

以吏部右侍郎成林轉補吏部左侍郎以戶部左侍郎志和調補吏部右侍郎以

戶部右侍郎麟書轉補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以兵部左侍郎崑岡調補戶

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以禮部左侍郎奎潤調補兵部左侍郎以禮部右侍郎

郎松森轉補禮部左侍郎仍兼署工部左侍郎以理藩院左侍郎桂全調補禮部右

侍郎

麟書昆岡奎潤松森桂全皆宗室

以理藩院右侍郎阿昌阿轉補理藩院左侍郎以內閣學士鐵祺

為理藩院右侍郎

以前吉林將軍宗室奕榕賞給二等侍衛為庫倫辦事大臣

二十日乙未晴

部鈔

命國子監祭酒景善滿洲 癸亥為四川正考官翰林院編修許景澄嘉興 戊辰為副考官華金壽

天津 甲戌為湖南正考官修撰曹鴻勳濰縣 丙子為副考官侍講陳寶琛閩縣 戊辰為甘肅正考官掌

道御史周開銘益陽 乙丑為副考官

前順天府府尹梁肇煌補原官 周家楯丁憂

二十三日丙申晨露上午晴晡後露 是日中暑困劣不食 得泰澹如

四月中書科審來浙中新刻子書十九種言已往衢州署金徽嚴道兵備矣

英廉署按察使故澹翁攝其任耳 余於去年十月致書託代購莊管文三子

并屬轉告書局求太玄善本刻之今寄至十九種而獨闕莊文兩子澹如甚

一頁紫其清奉既甚不安而其書又皆似有得之同雜助也 瓶桃一樹枯

更栽紫薇兩樹又買玉簪花兩區 作書致孺初致姜秉初各饋以白

菊花一畝 作書致子縑屬其轉辭廣東鍾芷庭後日雲齋之宴 仲

白來訪題

二十四日酉終日清露散涼夏中極難得而病甚多昏睡可憐也 得竹簟

書印後 校史記龜策列傳其衍宋元君得龜事二千五百餘言古今奇作也

其用韵或三句或兩句皆因其自然多存古音而傳寫頗有誤衍若不能盡正也

竹簟來 夜小雨數夫子縑來已臥不晤二更後雨漸有聲

二十五日戌成晨雨已後雨大作而沓沓過晡始少止晚姓 作書致敦夫子

尚書書局記

鎮 得敦夫書言昨得家書收莊以是月六日暴患氣并辰刻遂卒為

之驚愕出涕不止素心將盡吾道益孤悲哉余之識收莊在丙辰丁巳間介孫

子九以過余偕日記數冊以去嘗相質經義十餘事識面在中東地未相過從此所謂識者學問相知也己未春

在 檀都相見甚稀庚申後別去不相聞者數年己丑收莊復入都一再相見而

余旋出都又不相聞若六七年辛未余再入都過從猶未數也壬申以後則日密

比年蓋無三四日之間隔者其寓常在城東去余居三四里隆冬盛暑輒跣步

來過雖得雨夕雪不少止來輒盡日至夜商榷疑義綜涉四部常苦日之不足

深夜必反其所居或泥淖沒髀嚴霜數涂余欲止之宿或為具車必力辭去

年嘗謂余曰比不解何故一二日不來則心為之不甯也至味以病歸今春聞

其稍瘳余方日望其復來而竟永訣矣其學以邃密為主絕不為外祿

喜按牒隱義鉤校散逸尤喜說文聚書甚深又好掌故之學綴輯無間
余於學散而無紀健忘而無恒收莊獨爲好之余每著一文字輒能循其
始終道其甘苦嘗曰近百年來本末作細無不縷極者君一人而已其言偏
嗜過情固萬非余之所敢當然實能知余之所得者君之外固無人也而何
言哉余之一生交游甚稀而靜念三十年來感好遠近間凡有相知愛者無
不先就零落甚者或天絕^{止後}其家爲虛每清夜思之悲慘交集蓋不獨天倫
骨肉之間痛心之甚也烏虜莊子所謂人之小人天^{止後}之君子若何至於余而梓所
親愛者亦均爲天^{止後}之小人歟

師鈔翰林院編修解煜授浙江衢州府知府工部候補郎中吳重喜選河南知府

陳州府

江西巡撫李文敏奏甄別庸劣不職各員江西補用知府王家賓試用通判蔡敏

卷萍鄉縣知縣方鉞前署上饒縣事候補知縣楊葆宸等均請即行革職上
猶縣知縣晏溫湖口縣知縣殷禮均請以府經歷縣丞降補雪都縣知縣陳翔墀
請以教職銓選 從之

二十六日己亥晴得酷暑鬱悶異常

作書致致夫以收莊所寄三禮通

釋八圍屬其收入遺笥將還其家致夫收莊之婦弟也數莊有書數匝尚
留都中管節衣縮食辛苦得之平日妻與余言恨所蓄之不葡而不知心血已
盡矣盡魚未化明膏自煎寤精散神究何為哉

即鈔

詔近日迭獲甘澍郊原沾足山西亦奏報省城於本月初九日得雨四五寸仰荷
昊慈實深實感六月初一日親詣 大高殿敬謹報謝分派諸王貝勒詣覺生寺及

諸宮廟潭祠同申報謝均先期齋宿 大高殿覺生寺行徹壇山西得雨
尚未深透 大光明殿供奉邯鄲縣龍神廟鐵牌已昭靈應著順天府派員恭
送至山西省城送發去大藏香十枝交曾國荃祇領敬謹祈禱

二十七日庚子款晴多露稍覺涼爽

始食西瓜

作書致致夫子鎮

得致夫復

為以策擬策問一道即作書致之得復

鄧鐵香來 子鎮

來

是日袖伏晚用故事作湯餅食之

夜雨二更後大雨有雷終夜雨聲

不絕

邸鈔

上諭御史孔憲毅奏碩輔不宜遠離請收回崇綺外補成命一摺國家用人內外並
重熱河素稱縣劇治理需人特簡崇綺為都統該御史謂使之效用邊隅甚為可

惜殊未悉朝廷用人之意至所傳請置左右俾資啟沃是欲使崇綺在毓慶宮行走

暨臣下所宜妥預且前此崇綺任京職時該御史何以不言所奏殊屬冒昧若不准

行憲擬疎慎正人不可遠離聖德宜資稟輔同治初元 皇太后 魏 疏 臣 任 臣 於 遠 方 起 策 心 存 於 病 體 諸 滿 一 時 慎 密 所 以 光 輔 親 皇 帝 十 三 年 陸 平 之 治 未 竟 在 於 此 方 今 英 成 承 嗣 謝 如 崇 綺 之 忠 經 亮 直 無 宜 置 以 自 輔 可 否 仍 令 以 京 秩 特 用 並 請 置 諸 皇 帝 左 右 俾 資 啟 沃 未 嘗 指 崇 綺 為 研 輔 亦 未 嘗 請 置 之 毓 慶 宮 也

上諭御史孔憲毅奏捐納指省繁難枚舉請旨停止著戶部議奏

上諭都察院奏福建職婦林戴氏以伊子林文明被殺冤抑京控三次延不訊結該氏

之姪林文鸞以伊父莫國伊兄弟得均被羅織等詞赴該衙門呈訴此案於同治十年

七月光緒二年正月三年十月迭經降旨何以日久尚未奏結實屬延玩著閩浙總督福

建巡撫親提研訊務得確情迅速具奏並將林文鸞所控情節一併訊結毋再

遲延

工科給事中張觀準轉補戶科掌印給事中

二年八月辛丑晴暑復熾

印結局送來是月公費銀六十七兩四錢

印鈔

上諭前據李瀚章邵亨豫羅大春聯銜奏稱常德地方緊要請添設練勇一營以資鎮守當經諭令以該省現無緊要軍務勇營足資彈壓所請添設練勇之處若不准行茲據羅大春奏兵單添練並相省營改廢故一時難期整頓各一摺詳加披覽率係粉飾空言豪無實際如所稱於常辰七協營內加添練兵五百名其原營所出底缺挑選精壯餘丁充補以供原營差操加練之兵一年期滿發回原營差遣仍挑選精壯兵丁更換訓練不數年間全標皆成勁旅等語該省標協各營多係該提督所轄儘可就現有額兵隨時認真訓練何以必欲設立加練名目張大其詞以為開支餉項地步且兵之強弱在乎將得其人豈一經該提督訓練之後即命

換歸原標仍食原餉便可永成勁旅耶至謂即亨據前奏以練勇為題並非撫臣初
意係該提督以同酌議等語以練兵而食勇糧是欲借整頓綠營之名而收招募勇
營之利尤屬膽大取巧且此次兵革添練一摺輒敢單銜具奏將督撫會銜於後更
與定制不符湖南提督羅大春所請加添練兵仍若不准行竝交部議處以示懲
儆

二十九日壬寅小盡晴

作書致敦夫得復

作書致紫泉

紫泉來

敦夫來

族叔海觀之妾王及其子來

邸鈔

以監京刑部侍郎銘安為吉林將軍

上諭閩敬銘奏奉使大臣過境擾累殊甚據實直陳一摺據稱恩承童華上年

奉使四川行至山西境內每處酒席門包及各項支應一日之費官供民派需銀千數百兩聞其行至陝西漢中諸吏加厲復據華州民人呈訴恩承等過該州時所用視過晉境尤加竝聞恩承等家丁在華陰縣有需索雜費鬧至縣署之事謹將恩承等經過山西安邑縣及陝西華州支應各項開單呈覽等語大員奉命出差沿途經過地方宜容絲豪擾累況山陝正在辦賑尤當體恤災區乃恩承等竝不約束家丁需索情事豪無覺察咎實難辭恩承童華均著交部嚴加議處

六月癸卯朔數雲間晴 得敦夫書即復 得竹筭書即復以說文

釋例借之 再得竹筭書言明日即行 閱易漢學 夜雲合欲雨旋

大風即星見 鬚頭

郎鈔

以刑部右侍郎啟秀調補盛京刑部侍郎以工部左侍郎文徵調補刑部右侍郎以內閣學士師曾為工部左侍郎

詔曾國荃奏稱五月初八日山西得雨者七十七州縣榆次等六州縣業已深透十四等日太原等三十七州縣續沾膏澤二十三等日省城大雨洶沱可望遠近普沾毋庸再申祈禱覽奏深慰邯鄲縣龍神再加封靈應昭佑宏濟永澤聖井龍神即著順天府委員恭送鐵牌至邯鄲縣龍神廟毋庸送往山西省城

初二日甲辰晨露上午晴露相間午晴下午小雨時作晚姓 鍾西筠

來方早食不見以梁九圖畫蘭冊乞題 上午詣敦夫談頃許歸 雅齋開

弗送莫分八干 晚敦夫子續來邀同棧會宴賓齋在飯一更後邀諸

君飲霞客家四更後歸 付酒賞錢五十車錢六十

即鈔

上諭恭鏗奏續查烏魯木齊等處狗雜員弁一摺同治三年間新疆回匪竄陷各城
庫爾喀刺烏蘇領隊大臣文永赴援庫車沿途轉戰陣亡最為慘烈著交部從
優議卹都司張維昶等六十三員或接仗陣亡或不屈自盡均堪憫惻著一併從優
議卹

初三日乙巳晴晡後數露酷暑 閱易漢學 鄧鐵香來方晚食不見

夜讀史記

賈允庸思病渴於道欲死不以藥及錢三千天付紫微后樞五營等錢三千
童奴福兒夜盜佛表去詭計有賊破窗入羅詰得之因罷庸予以錢三千

初四日丙午露時有小雨

讀史記

夜大雨徹曉不絕四更後聞西箱

壞簷聲懼不敢寐

付司馬厨人酒銀錢三千

即鈔右春坊右庶子鍾駿聲轉補左春坊左庶子以翰林院侍讀朱直然
為右庶子

初五日丁未申初初刻十一分大暑六月中 晨雨至已稍止傷午有日景下午

晴較霽

比日疲甚喜臥都下伏始徵變余素有溼疾兼以涼暍不時

中虛多感積滯重脰飲食多廢今日尤甚幾不能讀書豈若之將至生氣先
盡邪然不可不自嫌也哺後力疾坐庭下讀易

初六日戊申晨及午後晴霽埃管傍晚雨有雷旋止海暑非常

比

日覺感冷不適讀書多倦之今日閱論衡以自遣 鬢頭 視食及鐘

在江約今晚設霞芬家為教夫子練汝翼及陸漁笙作夢向雨後力疾強

赴之肴饌甚精而鬱熱不可耐夜四更時歸 付車飯等錢三十五十

即鈔國子監司業文興升補內閣侍讀學士 皆蒙古缺 右中允春溥升補司

經自洗馬

初七日己酉晴酷暑晴後收雲 感涼不快風火內發咽痛大款

得跋大書即復 再得跋大書 符麟兒二十六日是日起痛

即鈔

以前工部尚書賀壽慈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上諭前據丁寶楨遵查雲南提督胡中和等催糧違勇意存見好等情當經

降旨照辦嗣據劉長佑奏該提督等遞呈咨稟各稱臣仰請再飭查復經諭
令恩承董華確查具奏茲據奏稱胡中和勇營尚無潰散情事因四川協餉
未解無從墊發遂咨請將楚勇兩營裁撤其發給兩月全餉藉充經費仍係
補還舊欠並非另給行糧合混支領前任雲南鹽法道沈壽榕查無與魏鼎勳
等私事干求親密太甚各情亦無聲名平常實據等語胡中和著賞還董馬
褂勇號沈壽榕著仍以道員留於雲南補用毋庸送部引見已革知府魏鼎勳已
革知州李光舒仍著該督撫隨時察看如果始終奮勉再行酌量奏請開
復

初八日庚戌中伏晴晡後收雲酷暑不可堪 身熱軟甚不食 得

跋文書即復

作書致于鎮

比日讀顧惟康讀詩詳說其書雖自

備不專漢宋然實墨守集傳攻擊鄭箋於鄭間有取若而不敢直言其是

於朱亦有一二異者而不敢顯言其非蓋嘉興守張楊園陸三魚之學若惟恐

以背朱為得罪聖門一語猶不出學究之見觀其札記中下少年著此侮一矣編

其學於顯處都已勘透微處都已加功然其人余曾識之乃一悍氣之士好言

經濟於學實全無所解惟康所言尚在余識之者十年以前則其識界可知矣而推許等之聖人

其說詩所宋諸書頗亦不陋亦間涉攷據然止懶祭諸家擇其文從字順有

當於私凡者以為析衷自詡實事求是以意逆志而於指趣之博制度之精名

物之蹟皆未能探討於治亂升降風會政事之在四始外義發之及漢儒專門授受之業尤所

未知故其論戒序出入依違忽疑忽信雖如鄭風亦不敢斥為淫詩而終橫一朱

子之辯說於胸謂序所指刺思者不可盡據其它無論矣推其涵文會意

亦頗有得於經措尤甚優於初學不可廢也

初九日辛亥晴霽露醅暑

始以瓜薦先

得子鎮書

鍾西

簡來辭以疾

庚午同年來告十日才登館張樂公宴安徽巡撫裕祿其弟

編修裕德庚午舉人也亦辭以疾京官質不自存遂一外吏入都皆致論年世

鄉誼由計攀援先往投謁繼以宴樂莫獲微潤彼外吏者必分其股削所得

以百之一輩致權要繫其家末編散部院諸司人得錙銖以為慶幸於是益

冥搜廣詢得一因緣動色相告趙之若鴛百餘年來已成故事近日訾即

多於蟻凡蟻窠不誣生糞附鯉鑽其界彌甚彼外吏者益僣蹇係侮凡同

鄉同年之聲乞若軌拒不見亦不荅拜至有涓滴不及者余深惡共事前

後官京師十餘年從不投比曹一刺即來拜若亦不荅之非以橋柱鳴高也

即大解森呼到為談

穴官未殊人孰從而問之惟區區之心廉恥不能盡喪故自行吾意以存幾希

而彼之過教者以車馬之便隨例福拜其意亦本不知有戎我即不答彼亦不

知故假杜門之辭以省僦車之費不負不惠為拙為工坐思表達裸以孤麻理

江河於一掌哉 晚始飯夜熱如焚不得眠 付麥粉錢四十六百文 王媪乞食錢十四十楊媪乞食銀兩

師妙

上諭翰林院侍讀學士寶廷奏獲答大負聲名甚劣請旨開缺另簡一摺賀壽慈

前因與商人李鍾銘往來一案降三級調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一缺吏部開列在前

是以補授該副都御史既未孚厚望年力亦究就衰若即行開缺至所奏賀壽慈復用

孫樞臣之意賀壽慈回奏不實則為欺罔恭演 龍輜車 順道購書則為大不敬樞

臣擬旨不曰欺罔不曰大不敬而渾其詞曰珠屬非是及都察院刑部定案竟免置議

等語朕沖齡踐阼恭奉 兩宮

皇太后垂簾訓政軍機大臣於承旨時仰蒙垂詢建言獻替亦職所當為賀壽慈履
奏各節與初次回奏不符業已有旨宣示至恭渾 龍輻車順道購書固屬不應
豈能即加以大不敬之罪都察院會同刑部覆奏此案聲明李鍾銘與賀壽慈交易
往來訊無干預公事情弊應否免議請旨定奪當以賀壽慈業經降調降旨免其
再行置議竝非軍機大臣為賀壽慈開脫處分也惟幾務甚煩關係至重軍機大臣
承書諭旨嗣後務當益加勤慎毋得稍有疏忽

上諭御史鄧慶麟奏風聞有因案參革之內務府銀庫郎中連陰賄屬庫掌陸
隆阿代謀庫缺餽送署理印鑰大臣安興阿銀四千兩即點該員擬正安興阿所管各
處遇有行領事件伊子福森布門丁馮姓暗向承辦之人任意勒索又郎中廣善員外

郎寶勳庫掌蔭隆阿往來干預公事今春廣善寶勳私餽安興阿驃頭銀兩即准
廣善臨差告假派寶勳補廣善出圍之差又有軍功應補驍騎校四次之人因安興阿
不准挑補當堂跪喊負屈請旨飭查等語著派廣壽潘祖蔭確切查明據實具
奏不得稍有徇隱

上諭御史梁俊奏提臣奏事獲咎請將會銜督撫一併議處一摺據稱湖南提督羅
大春奏兵軍添練摺奉旨交部議處而李瀚章即亨豫曾經會銜請一併議處
等語前次羅大春摺尾有會同李瀚章即亨豫銜名該提督是否與該督撫商
明定稿抑係出奏在先會稿在後若李瀚章即亨豫據實覆奏至現在各省留防
勇營尚多未免虛糜餉項著各該督撫慎選迭次諭旨體察情形分別裁撤

歸併毋得稍涉瞻徇稽詞延宕

後疏言各省督撫惟李瀚章不洽與論其節制湖南最久於歷奉裁併勇營
之誅置若罔聞坐視湘省營政廢弛且與提督始終附和羅大春欺大其詞以圖
主餉項地步其罪固不在羅大春下也著將羅大春一併議處李瀚章等

自博恩著降重更無忌憚云亦天下之公也

初十日壬子晴酷暑午散露有風旋止 鍾芷汀邀飲龍樹寺聞其設

饌甚豐其意亦甚誠且已三次見招矣以余喜眺望樂閒靜特置廚於此

然疾未瘳不敢往而心甚媿之作書致謝并致書于鍊屬代道意 閱願

訪韜學詩詳說 孺初來言近日又舉一子 村箋札錢九千七百

十一日癸丑晨露旋小雨上午後大雨妻作頓涼可袷衣晚坐 鍾芷汀

來方飢甚待食煮嚮不見 敦夫來于鍊來姜仲白來 比日疾因內

熱感涼而發體羸中虛遂肺胃交病因食西瓜及荷葉蓮子嚮以疏導之少

覺清爽勝於服藥也今日屬仲白診脈

邱鈔

上諭刑部奏遵議四川東鄉縣案內罪名一摺此案袁廷蛟引賊劫掠罪犯應斬推起

王百才在案奉劉
楚華統率律武金軍
防守漢州有年深得
兵民之心現任防務緊要
請留防督糧赴任
詔劉楚華准其繳清
倉粟銀兩免其赴任
防效力以贖前愆

衅鬧糧仇鬥竝非叛逆眾寨民自非逆黨已革知縣孫定揚誣袁廷蛟為叛逆致兵
勇妄殺寨民數百命已革提督李有恒奉札剿辦竝不確查袁廷蛟所在妄殺
寨民數百實與疑賊逞忿故殺無異孫定揚李有恒均著斬監候秋後處決知府
張裕康再正約始則稟請加捐繼復懲請兵敗壞撫局非尋常妄預官事可比
均著革職發往新疆充當苦差永遠不准釋回張裕康避不到案著四川總督嚴
飭緝獲提督劉道宗王照南雷玉春隨同李有恒會攻寨碉縱軍殺掠革率冒
功均著革職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總兵劉楚華隨同攻剿任兵勇焚掠亦難
辭咎著革職發往軍臺效力贖罪知府王元晉知縣國瀚襄辦此案始終瞻徇
不據實稟覆實屬溺職均著即行革職監生李開邦吳芳體勒抽斗釐釀
成巨案實生向若璠屢次索詐擾累平人該犯等均充團首挾嫌怨讐發兵實

為釀事之尤均著革去貢監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永遠不准釋回竝毋庸查辦
醫養游擊方榮升搜捕袁廷蛟將僧普集迭責受傷致服毒斃命著革職發
往軍臺效力贖罪辦理此案之前護理總督文格固札內曾有痛加剝洗一語且既
經總兵謝恩友稟報查無叛逆情形文格並不飭令會辦仍行檄調回省實屬辦
理粗率總督丁寶楨擬罪輕縱曾面諭兩司將原詳內李有恒輕視民命等語刪
去迨經覆查又不悉心斟酌實屬始終偏執前兩江總督李宗羲於雷公鳳頭二寨律
武營籌辦情形未能分哲叙明亦屬疏忽文格丁寶楨李宗羲著交部分別議處
恩承等原議罪名不符惟請飭部詳核未經定案若免其議處至司業張之洞請獎
各員前經定府知府易蔭芝前後各稟請撫請兵迄無定見辦理亦屬游移業經降為
通判著毋庸議署太平縣知縣祝士榮總兵謝恩友據實稟報亦屬分所當為均著

毋庸置議

李有恒係足場保於六年秋審司來

上諭翰林院編修何金壽奏歷陳時弊請分別查飭一摺詳加披覽大率以中外臣工
瞻徇情面非止一端所奏自為破除積習起見朝廷總理庶政一秉大公而部院堂官
外而封疆大吏皆素所信任更有陳奏事件情形顯然者自應隨時駁斥若必事
逆億過於吹求亦非政體何金壽所奏各節或應查辦或毋庸議不可不明白宣示
倉場侍郎畢道遠夾察虧短倉米經該部議以分賠竝照防範不嚴例降一級留任
係屬照例辦理該編修所傳僅薄議罰俸三月自係傳聞之誤東華門外北池子匪
徒搶劫一案經刑部審結將案內各犯分別發遣惟首犯李一子尚未獲著步軍
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一體嚴拏毋任漏網尚書廣壽宅內被盜傷人案犯未
獲業經步軍統領衙門將翼尉等奏請議處仍著勒限嚴緝竝將捕務實力整

頓以靖地方刑部員外郎朱蔭毅因承審劉金華案牽涉被控特派毛昶熙等會同刑部訊明並無藉端恐赫等情業經照請撤去差使予以處分詎非竟不察處御史鄧慶麟被控為絞犯詹啟綸營脫罪名詹啟綸業經勾決若刑部將鄧慶麟被控之案即行查議奏結兵馬司指揮韓士俊未嫁該堂官奏參如果貪鄙妄為豈可稍事姑容著都察院堂官查明據實參奏王海係屬商人非賤役可比因承辦陵工若有微勞歷有保獎成案不為濫保至各衙門當差人員但當考其勤惰大員子弟固不當徇情如果差使奮勉亦應一體獎勵若不准列保亦不足以昭平允道員胡光鏞因左宗棠奏備該員購辦西征軍火籌運餉項勞績與前敵無異是以賞穿黃馬褂此次沈葆楨等及周恒祺先後奏備知府李金墉及胡光鏞等辦賑出力自為鼓勵起見惟沈葆楨等請將李金墉送部引見係照胡光鏞所稟入告現經

吏部查明核與定章不符請旨更正竝請將胡光鏞沈葆楨議處業經照准福建職
婦林戴氏以伊子林文明被殺冤抑京控三次前月又遣抱赴都察院呈訴此案時逾八
年之久延不奏結殊屬不成事體著勒限三箇月責成該省督撫將此案秉公訊結如
仍前世沓逾限不能結案必將該督撫予以處分上年御史唐樹楠奏湖南各屬秀民
滋事未能認真整頓當派李瀚章前往查辦旋據奏稱湖南通省地方現均綏靖即
亨豫迭次辦匪尚無貽誤至湖南提督羅大春所奏兵單添練一摺係於摺尾會李瀚
章即亨豫之銜昨已有旨詢問該督撫俟覆奏到日再行辦理前因叛將李揚才呈
訴廣州將軍等文有撫道挾詐之語當令劉坤一查奏嗣據覆奏該逆因楊重雅
不肯奏留西省所侮挾詐係屬虛誣是李揚才之叛不得謂為楊重雅激變馮子材
督軍剿賊迭克若巖等處賊巢竝將李揚才家屬拏獲辦理尚屬得手該編修所傳

劉坤一不將巡撫提督參劾實於辦理情形未能深悉雲南提督胡中和被參之案
現經恩承等查明該提督並無含混支領勇糧情事業賞還黃馬褂勇號毋庸置
議雲南東川府知府孔昭鈞被戕一案經前任巡撫岑毓英審明將楊汝楫奏請治
罪楊玉科並無同謀情弊業於同治十三年二月奉 旨照刑部所議辦理案結多
年毋庸再議至所傳楊玉科以重金交通京官為之游說竟得免於彈奏安然赴任
究竟交通者何人著何金壽指實覆奏提督王照南係四川東鄉案內應行治罪之
員本日據刑部奏擬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著丁寶楨於奉到諭旨後迅速解往浙
江衢州鎮總兵喻俊明駐劄衢州自有職守何以梅啟照派令兼統杭嘉湖水師是否
必須該員統帶抑或另行派員接統若該撫酌度情形奏明辦理至所傳各部院堂官
派差保舉各省督撫委差委缺大半皆徇情面吏部於議叙保案不敢執奏議處事

上諭吏部奏遵議大員處分一摺恩承童華以特派查辦事件大員未能屏絕供應
致有失察家人需索情事僅照部議予以降三級留任處分尚不足以懲儆禮部尚
書恩承都察院左都御史童華均著改為革職留任本日御史鄧承修奏恩承等被
劾嚴議有關政體敬陳管見一摺朝廷賞罰總期功過分明豈有中外之別使臣既
有應得之咎何能曲為寬宥該御史奏侮須俟覆命之日始行究辦亦非政體所宜著
毋庸議

承修疏略云近來查辦事件有關督撫者率皆敷衍了事恩承等查辦東鄉數年之巨案巨姓之奇冤巨平反難於國家有裨

而於奸人獄怨必多矜宥者不察以小人之心而謂撫以入告朝廷未加詰問便將罪責彈腫臣如據此各處臣如杜行臣等自以後使臣留為是阻遏事務相預隱瞞更知其為動妄生揣測輕量朝廷長其驕蹇恣肆志則至再輕外重之勢臣之區區實在此其言甚切

上諭戶部奏遵議曾國荃請展緩停捐一摺所籌甚是本年停止捐輸原為澄清
吏治起見曾國荃因振撫需款懇將京職光祿寺署正以下外省同知通判等官捐例
展緩半年亦屬萬不得已為此統籌兼顧之計但既經停捐未便照請施行惟念山
西頻年災重情形實為近今所未有現在得雨深透補種秋稼可望有收而一切振撫

事宜尚難稍緩豈因小民稍有生機遂不力圖振濟著照部議於部庫撥銀二十萬兩即由該撫迅速派員赴京領回以資應用再撥山東省地丁銀三萬兩安徽江西兩省釐金銀各三萬兩湖北省釐金鹽釐銀各二萬兩湖南省釐金銀二萬兩四川省鹽釐津貼銀三萬兩浙江廣東福建江蘇四省欠解山西餉項各提銀三萬兩共銀三十萬兩即著各該督撫迅籌解濟不准稍有遲緩

上諭春福等奏蒙古捐輸請仍照案辦理一摺蒙古捐輸雖係請賞翎頂虛銜與捐納實職者不同惟現在業經停捐所有蒙古捐輸自應一律停止春福等所請著毋庸議

上諭恒訓丁寶楨奏著堤臣因病出缺請旨優卹一摺署四川提督重慶鎮總兵世襲一等子聯昌前在河標副將任內剿辦粵匪卓著戰功歷任總兵辦理防剿不遺餘

力自署理提督以來潔已整躬兵民仰頌強以舊傷時發因病身故殊堪憫惻若
交部從優議卹並將戰功事迹宣付史館伊孫振格俟及歲時帶領引見

上諭丁寶楨奏請飭催四川提督宋慶到任及簡放總兵各摺片宋慶現在河南軍

營著即馳赴四川提督本任以重職守未到任以前著劉保國署理四川重慶鎮總

兵著田在田補授

七月間徐宗瀛奏請定慶暫留河南辦理操防係接統有人即赴任 許之

陝西學政詹事府左贊善陳翼奏請因病開缺編修樊恭煦不和為陝西學政

十二日甲寅晴下午散霽有雷旋止 今日山谷先生生日以果茗祭之左以

膽瓶插荷花若以鴨鑪焚柏子香設收莊位於前作書約致夫子練汝翼諸君

來共小集汝翼不至朱蓉生來 作書致姜仲白取方得復 有鄉人章炳

來言自河南赴京北試者 得跋文書 仲白來下午戲擲采選格數月晚坐

尚書齋日記

甲集

卷

庭下小飲二鼓時散數涼有佳月

邸鈔

命兵部右侍郎烏拉喜崇阿

滿州
丙辰

為浙江正考官翰林院編修惲壽彬

陽州
辛未

為副考

官右春坊右中允汪鳴鑾

錢唐
己丑

為江西正考官編修吳樹梅

歷城
丙子

為副考官陸繼

輝

太倉
辛未

為湖北正考官趙爾巽

漢軍
甲戌

為副考官

上諭何璟梅啟照奏遵查浙江湖州府知府景隆辦事尚屬勤慎惟於煩要之區不甚相宜著開缺留於浙江遇有相當中簡缺出酌量補用

刑部郎中桂斌授浙江湖州府知府

十三日巳昨晴



比日較較未愈昨庭舊疾忽又連動德甚多臥

閱管

予 前日雨中西室檐壞牆一堵傾今日聽事官壁又圯

夜涼月甚清

邸鈔

上諭編修何金壽覆奏楊玉科以重資開設雲臺太銀號該總兵以邊省之人遠來京城安一匯號又以數萬金交商人李鍾銘書鋪結交拜盟往來親暱又與禮部主事高蔚光認作親戚恣其揮霍委曲結納皆重金交通之明證等語著刑部將高蔚光李鍾銘等傳訊務得確情據實具奏至所奏孔昭鈞以擊匪被戕楊玉科楊汝楫戕殺四品大員凶悖已極楊玉科即非主使亦係知情等語此案前已辦結該編修所稱應否查辦之處著刑部此次訊明具奏聲明請旨

十四日丙辰晴

下午遠聞雷聲

讀管子

兩得跋文書印復

作書

致季士周付賃屋銀九兩催修牆屋

夜月甚佳頗涼五更雨

十五日丁巳晴復蒸海晚霽有雷夜大雨旋止月出未幾暴雨更甚而月如故

三更後姓是夕望 鬢頭 東來妹來

平六日戊午晴霽相間 節孝張太太生日供素饌十器菜羹一新蓮子湯一

西瓜兩盤桃子李子各一盤饅頭餅各一盤哺後畢事焚楮泉 陸漁筮招飲

福興居辭之 晚浴

印鈔

上諭丁寶楨奏查明道員操行貪劣辦事蒙混請旨革職一摺四川鹽茶道蔡

逢年身任監司既有索取鹽釐解費及局員規禮泣著親故勒索幫費情事

采辦負緞被人呈告該道執敢向該督索回遞呈之人辦理鹽務於改配改帶發引各

事又有蒙混情弊實屬貪劣不職蔡逢年著即革職其承辦引張如查有不實不盡

再行從嚴參辦

吏部郎中崧蕃授四川鹽茶道

福州將軍慶春奏病難速痊懇請開缺 許之

十七日己未晴

作書致伯東尚書為收莊贖事也收莊嘗館瑞邸校

貝勒載漪讀若干餘年貝勒本博親王子瑞邸王無嗣以貝勒為後瑞邸王

之福晉文露軒侍郎文蔚女今吏部侍郎老春圖之姊也收莊去館後

貝勒猶月致脩脯至今年三月始止今收莊既卒不可以不告而其家不具計

余曾語敘夫屬甬人張家驥學士韓告貝勒以學士與收莊已非同年方直

毓慶宮與貝勒內廷相習也而學士言收莊未嘗何同年固不旨且言營婁詣

之不一荅意若甚追愠者余因念尚書與老侍郎同年也故以乞尚書展轉

致之且為求賻得尚書復許為之言君子哉 作書致紫泉 尊庭來

送去年其從兄墓志閣筆銀四十兩 得禔會書言游十剎海歸饋荷花

蓮蓬及蒿即復謝

即鈔

以察哈爾都統穆圖善為福州將軍以密雲副都統景豐為察哈爾都統

上諭翰林院侍講王先謙奏言路宜防流弊請旨飭諭以肅政體一摺國家廣開言路遇有陳奏事件無不采擇施行原期廣益集思有裨政治近來言事諸臣雖頗有攬赴陳奏者念其遇事敢言亦無不虛懷聽納分別辦理第恐無識之人以朝廷從諫如流遂至逞其私見率意上陳必至是非淆亂漸開攻訐之端甚至此唱彼和議論紛騰亦恐啟黨援之漸於風俗人心大有關係乾隆八年因給事中鄒一桂奏發交部議事件科道不待部覆攬越瀆陳徒滋煩擾欽奉 諭旨自宜永遠遵守嗣後

言事諾臣於政事關夫民生利病仍當各行所見剴切敷陳至交部議奏之事不得率爾撓越陳奏更不得以雷同附和之詞相率瀆陳致滋流弊用副實事求是之至意

十八日庚申晴間露酷暑不可當

作書致褪會敦夫子縝汝翼紫泉

約二十一日同集寓齋作歐陽文忠公生日為紫泉餞行姬侍輩亦治具遊汝翼

褪會子縝諾姬得褪會汝翼紫泉子縝復

讀管子

夜月珠佳而

熱灼甚不能就寐五更會

村孝升是月壬寅歲六千北林壬午七千

師鈔

以前杭州副都統濟祿為密雲副都統 貴州候補道羅應旒發往直隸交李鴻

苗華齋日記

甲集上

七

章差遣委用 戶部郎中秦煥授廣西桂林府遺缺知府 翰林院侍講何如璋

轉補侍講 左春坊左中允張鵬翼升侍講 掌雲南道御史樓譽普升刑科給事中

掌京畿道御史胡聘之升工科給事中 刑部郎中奎良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府

用 前貴州貴西道者克慎原品休致

延煦奏熱河道英謙前因邊俸期滿奏留一年在任四載勤勞倍著請賞加三品頂帶

詔英謙所辦督捕馬賊等事均屬分所當為所請著毋庸議

曾國荃奏廟神功德及民請將甯武府明臣周遇吉祠虞鄉縣昭佑廟積仁辰各

較賜封號 詔禮部議奏

十九日辛酉晨及上午密雨數作伯午後霽晴霞靄 閱管子 服湯

藥以款不止也 夜半後有雨

邸鈔

上諭都察院奏遵查坊官劣迹昭著一摺北城正指揮韓士俊遇事鋪張勒索錢文
自製扁額及萬民衣散任意索傳職官違禁挾優觀劇復以實缺人員充當
萬年吉地工程處供事差使著即行革職以儆官邪巡視北城給事中舒璧余上華
蒙無覺察未能先事糾參亦有不合均著交部議處

二十日丑以昧爽大雨數作加辰稍止已後晴酷暑 禔愈來

邸鈔

詔已故署福建臺北府知府林達泉安徽廬州府李炳濤均遭愛在民將事蹟宣

付國史館立傳從兩江總督沈葆楨請也

林達泉廣東上埔人由舉人保舉得官四十年十月丁父憂未及代卒
於官李炳濤河南人以捐職州判授官文正營得官三年丁母憂五年五月卒

二十日癸亥辰初一刻一分立秋七月節晨多露上午晴晡後露酷暑極悶

尚書

甲集

卷

是日歐陽文忠生日仍以荷花木瓜桃糖蒲蓮子及鮮核桃湯清酒供之焚柏子香
料以收莊治具邀教夫子鎮裨盒出異同飲立為紫泉餞行姬侍輩亦設食
邀子鎮姬人文相出翼姬人聞婢至夜一更後始散 黃昏大雨有雷電至夜
分數作四更後稍止終夕熱甚

付厨人下賞棧十六千陶陳姬婢錢六千客車飯四十

邸鈔

上諭御史李瑞榮奏著言亂政請旨懲戒一摺朝廷日理萬幾惟恐政事偶有關失
迭經諭令有言責諸臣各抒所見以備采擇近來言事諸臣洞悉利弊切實陳奏若
固不多人而撫拾吹求率意瀆陳者亦所不免雖是非可否朝廷自有權衡若每過一
事或各執一說議論繁興或隨聲附和相率瀆奏取口紛騰亦足以清觀聽至薰煖
攻訐之風乃前明臺諫惡習我朝向無此等風氣然亦不可不防其漸侍講王先謙前奏

官路宜防流弊所見未嘗不是是以降旨宣示且仍令言事諸臣於政事關失民生
利病對切敷陳言路何嘗阻塞乃李瑞榮輒以王先謙為莠言亂政請將該侍
講立予斥革治罪措詞過當通關攻訐之漸所奏殊屬冒昧著毋庸議嗣後言
事諸臣仍當遇事直陳不得自安緘默亦不得稍存私見任意妄言毋負詔誥誠
至意

詔翰林院編修李用清貴州補用道凌彝銘均發往廣西差遣委用從巡撫張
樹聲請也

戶部郎中宜霖授直隸保定府遺缺知府

保定府知府李培德升通永道河兵備道十月以天津府知府
馬福武調補保定府以河間府知府杜克丹調補天津府以宜霖補河間府

二十日甲子晨至午密雨數作下午霽時有微雨晚又雨稍涼 終日務甚

多臥 夜雨數有聲四更後益密

命刑部左侍郎馮譽驥高要甲辰為江南正考官翰林院編修許有麟仁和戊辰為副考官

尹琳基日照癸亥為陝西正考官修撰陸潤庠元和甲戌為副考官

二十三日巳丑密雨霰雷晡後稍止晚又雨夜雨益甚五更大雨徹曉有聲是日

涼可夾衣暑甚多臥夜需薄被

邸鈔

上諭吏部奏遵議東鄉寨內大員處分一摺前護理四川總督二等侍衛文格革率

定案於帶兵員弁縱兵焚掠隱匿不來三品頂帶革職畱任四川總督丁寶楨擬罪

輕縱並面諭兩司將原詳刪改始終偏執均著照部議革職前任兩江總督李宗

義於飭查事件未能分晰叙明著照部議降一級畱任不准恭銷丁寶楨平日勇於

任事操守尚好惟性稍偏急遇事操切是其所短四川吏治廢弛風氣浮靡該督到任後竭力整飭不避怨嫌且於鹽務力排眾議變通辦理規復滇黔引地即如復還淮岸之計自應責成一手經理以觀後效丁寶楨若加恩賞給四品頂帶署理四川總督該督當仰體朝廷棄瑕錄用之意於力求整頓之中仍勿操之過蹙凡用人行政一切虛心體察實事求是務令吏治奮興商民樂業方為不負委任儻辦理無效辜負殊恩必當重治其罪懷之慎之

兩宮皇太后懿旨惇親王奕誼等醇親王奕譞等奏吉地工程告竣一摺普祥峪善普陀峪萬年

吉地本年三月間親詣閱視工程悉臻妥協現在一律告竣在工王大臣等敬謹將事自應優加恩賚以獎勤勞惇親王奕誼著賞食親王雙俸並交宗人府從優議叙醇親王奕譞交宗人府從優議叙並頒發御書天宮亮扁額一方以示優異步軍統領崇

祿賞給七卷八絲緞二匹並交部從優議叙戶部右侍郎宜振賞給頭品頂帶並交部從優議叙餘優叙有差

兩宮皇太后懿旨醇親王奕譞奏懇裁撤差使家居養疾一摺醇親王奕譞舊疾未痊即著安心調理所有神機營一切事宜毋庸會同商辦以示體恤一俟病體稍愈即行具摺請安

詔朱智兼署刑部左侍郎 馮樂驥缺 錢寶廉兼署吏部左侍郎 馮樂驥署缺

詹事府右春坊右贊善張楷轉補左春坊左贊善翰林院編修張端卿升右贊善

二十四日丙寅淫霖而布電晦滯涼晡後稍霽倘晚日見 閱孔子集語孫氏

星行所輯凡十七卷分勸學至寓言為十四類以宋人薛據之書不免挂漏為之

博稽羣書分編綴錄各注出處其用意甚善惟孫氏意在著明先聖遺訓垂為

格言自宜擇取精粹凡莊列雜家依託之語悉從裁汰或辭而闕之不使亂
真乃列之雜事遺識載寓言三門多識律異端不經之談事語二卷亦與集語
無涉即勸學至博物十篇中亦有不當采而采者蓋漢學諸家愛博之過往
以多為貴不自割棄有官令人譏其雜不可令人議其扁若此共通病也

邸鈔

上諭廣壽潘祖蔭奏遵查總管內務府大臣安興阿參款情形一摺據傅御史鄧慶麟
原參連蔭賄屬蔭隆阿謀缺一摺內務府揀選銀庫郎中原軍所開俸深及京
察一等人員甚多連蔭俸僅二年又非一等且該員前在銀庫任內曾因蒙混具稿
撥銀革職安興阿遽將該員擬正茲據安興阿覆復因一等人員經營緊要處所
難於揀選各處庫掌無蔭隆阿其人原參安興阿之子福森布與門丁馮姓勒索

一節咨行安興阿將馮姓看守竝咨內務府派役押送日久始據安興阿覆稱馮姓於去歲因瘋辭工找尋無著內務府片傳據安興阿聲覆馮姓自奉文看守即不知去向原參軍功應補騎校噉屈一節據選單原有馬甲鳳安之名當經傳訊據該佐領圖履覆稱鳳安患病不能到該馬甲旋即報案竝無患病情事原參廣善臨差告假安興阿添派寶勳補差一節查係屬實等語薩隆阿有無其人著內務府詳查咨送廣善等核辦至家人馮姓既早經辭工安興阿何以遲至多日始行具覆且內務府據安興阿覆稱馮姓不知去向在奉文看守之後覆文不符其中顯有不實不盡一等人員既均管理糧要處所何以揀選銀庫又將一等人員擬陪銀庫使關緊要又何以將曾在該庫獲咎之連蔭率行擬正鳳安保案係以驍騎校儘先即補安興阿覆稱鳳安應補本佐領下驍騎校之缺與原保養案不符該旗佐領捏報鳳安

患病情弊顯然以上各節著安興阿逐一明白回奏竝著將家人馮姓即行交出
不准稍涉遮延待衛福森布郎中達慶廣善員外郎寶勳均著暫行解任聽
候傳質

以詹事府詹事官桂昂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辛丑日下昨晴酷暑復熾 作書致紫泉詢行期 得跋文書即復

跋直隸永年縣趙廿二年羣臣上醜石

師鈔

上諭李鴻章奏紳士捐輸鉅款全數繳清請破格優獎一摺福建紳士三品銜候選
道林維源等因臺灣試辦礦務等事認捐洋銀五十萬圓嗣因山西河南辦振需款
將此項銀兩提前措繳該員等實屬好義急公自應破格加恩以昭激勸林維源著賞

給三品卿銜並一品封典林爾昌等均著照所請給獎

二十六日戌辰霖霽旋晴上午烈日暘暑下午霖激雨旋止晴後晴霽相間是

日鬱悶異常夜尤甚 鬢頭 得葆亭六月十一日書言越中久雨頗甚早

得祺盒書 張霽亭侍郎以龔守復書送閱自切與全 姻連以其買地為

是而以同里諸君之控為無據之辭聞 需次雲南時其妻曾拜龔姓為父亦猶曠

壽德孝炳勲之故智也此輩不知羞恥鬼憾朋比必相詆言亦可醜矣 得教夫

書 校北史西域北狄傳

二十七日己巳晴散霧頗涼 昨夕書室頂隔忽墜塵土滿几席書籍盡

污早起賠料理之三時始畢頗覺勞瘁 作書復祺盒 作書致教夫

子縝得復 得被丈書 紫薇玉簪響皆盛開 校北史僭偽附庸傳

敦夫來子縝來朱蓉生來 姜仲白來 印結局送來是月公費銀四十三兩

二十日唐午終日霽涼時有小雨

今上萬壽節 校北史高麗百濟至流求倭國傳 作著致敦夫子縝約同詣紫

泉送行 紫泉來別言明年奉其母夫人反眷屬下潞河至臨清再白恒德扶柩同

下反葬杭州 子縝來敦夫來 袁爽林來 魏時高麗康王建年百餘歲魏

隋時吐谷渾王夸呂在位百年魏初北燕馮跋有子男百餘人魏周時大將軍襄州刺史

安原郡壯武公李遷哲男女六十九人皆史冊中僅見者 今日紫泉言數日前有儒

生其者年四十餘矣館於西四牌樓某家一日偶至西城西草廠胡澗與余舊寓一尼

菴游憩見一少尼頗有姿目之覺心動是夕返館夜夢出城復至是菴見此尼方坐

屏不覺身入其懷轉顧問已為小兒矣欲言不得方惶遽聞一失尼入檻其咽殺

之即覺身復出蒼籟其行步甚艱至正陽門達一相識者車附其後軫行凡
數易車得近所館遽然而覺則亦已兩日矣釋氏輪回之說紀文達槐山雜志中
論之甚有理要此與地獄皆由人心為之鬼神是人之精氣所聚遂因之以示果報
故輪回之事往千百中有共一二其上若列星之精感而下降次則賢聖之英靈或
山川之精氣凝而為神若閭氣所鍾成為偉人又次則名山古德鍊師之屬或水
石之怪若物之精轉世寓形亦昭靈異凡此皆降生不偶與運相符濟世覺民非
同恒例其下者則或一節之士一事之善專心念佛之邗媪若志未科之塾師
或平生歆慕於一人或蒙極盛恩施而未報一靈不昧從而轉生又或負債待償
鍾情偶至慈溺不解冤孽子以胎以至淫若為蛇暴若化虎或嗜味而變魚
鱉或背恩而成馬驢此皆儒者所不談實為物理所恆有無關生機之不息

因乎人心之自然有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者非錢竹汀氏輪回一說所能盡也 夜涼去草需棉被

二十九日辛未晨露上午晴露相間午後晴烈日景甚熱 得紱丈書饋

冬菜橘餅即復謝贈以壽星等箋紙百番 得族弟品芳是月十八日書

十日之中自越達燕輪船書郵神速極矣

三十日壬申晨至上午晴間散露午至晡晴景甚烈晡後露酷暑入夜

益悶 林國柱編修來不見 作書致褪愈得復 晡步詣鄧鐵香久

談又詣毅夫子鎮小坐晚歸 得毅夫是月六日黃巖書

煠七月癸酉朔終日霽雨下午尤密是日頗涼煠思黯然 李爽階新選

雲南晉甯令來辭行 偶閱會稽張英集略為校之此書吾鄉杜吉甫明經

據文淵閣所錄澹生堂舊鈔本手寫付刊校讎頗精未付札記數葉攷證極

審然尚有誤字 唐太守題名記王奉慈永徽二年正月自潭州都督授五年拜

秦州都督案此必是勃海王奉慈高祖兄蜀王湛之子也舊唐書隴西王博又傳言

奉慈顯慶中為原州都督蓋謚曰敬時代正合惟史文從略止言其所終之官耳此

記據宋時石刻誤作王奉慈嘉太志踵其誤以後諸志遂皆沿作王奉慈矣

夜雨灑灑至四更稍止五更星見

初二日甲戌晴復熱 校舊唐書李密實建德諸傳 作書致認小山階

陸祁孫崇巨藥齋集得復 寫單約李爽階鄧獻之諸君明晚飲豐樓

勸齋齋記

勸齋齋記

卷

陸務觀南唐書後主本紀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辛卯殂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後主蓋
以是日生舊唐書高琳傳琳居相位八十餘日罷為工部尚書德宗幸梁洋琳汚職
泚偽命官軍收京師琳已七十餘臨刑歎曰高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此日死豈非命歟
吾人以七夕生卒若有此兩事而皆非命終

姬人等詣天宮寺禮佛

付車錢十六千

郎鈔

上諭安興阿奏明白回奏茲請從重治罪一摺若廣壽潘祖蔭將所奏各節並提
案內應訊之人即行確切查詢據實具奏毋稍含混

初三日亥晴午後復熱今年婁擬至十刺海洋業湖觀荷獻臣命
傳往不應又苦溽暑兼阻淫霖病與嬾俱花時條過比日林氣漸至致飄

可親遂未意獨游今日早起訝舊履騎人王九至詢以道滄略平城涂已

坦因淨業湖少回遠仍游十刹海晨冷而往午至其地則夫容略盡萬荷

在風扶巢華為大
容董為荷舞綠中間偶見殘紅一二而已往歲花時車馬如織茶檣貨

僮錯雜柳陰今年以其王孫與尚書某之子爭安平一妓髻妝墜珥絲幘

毆骨幾成沸湯金吾禁之人迹遂闕不待金風之起矣余軻湘行樹陰中

一巾數覺輞飢款一曲湖樓凭窗獨飲酒保割鮮為禩解快而出回車入

神武門過金釧玉棟橋則南北海中朱華萬柄交倚翠蓋紅敷綠笑耀

日正鮮得非壺中之景物長蓬萊之色久駐偏承雨露固若是耶裴回石欄

赤曦方矣不得久駐而歸 子縝來不略 朱懷新同年來不略 孺老第

二郎稱月作書賀之贈涂金環珥等十一事獨初復書反所饋而速余飲再以

...

書效之且辭飲 晚詣豐樓爽階鐵香獻之諸君已先至視會後來同招

霞芬夜之愛歸 付涂金書五八仙錢七千車錢十四千酒原錢九十酒係實四千霞車二千

軒鈔

上諭御史田翰輝奏請將司坊各官改用正途著吏部議奏 翰輝疏請將正副指揮做照考試國子監學正學錄章程專由舉人考試

歸部錄選其史且一項准由廣信附生報考錄用

初四日丙子晴熱 閱陸祁孫崇百藥齋集初集詩十二卷 分寒藥等十集 詞一卷文六卷

其所生母林太孺人年譜一卷共三十卷續集詩二卷 分筆柱看通兩集 文二卷共四卷三集詩

上卷 分集 文二卷共十二卷附其婦錢憲尊說宜五其閣吟棠詩一卷都為三十

七卷祁孫少交其同邑張翰風憚子居供孟慈諸君反後入都又與徐星伯也慎伯

諸君游聲氣徧海內由嘉慶五年舉人官合肥訓導為阮文達鄧漸藩諸公所傳

重以修安徽省志保舉升江西貴溪縣知縣病歸道光甲午年六月三嘗修邦城
縣志有名於時余未及見也其文筆頗簡老法度亦謹嚴而平生最致力若在詩
自意特甚其詩亦頗有風力近體學晚唐若亦清婉可誦而痕迹未化意趣太淺
實不能遠過常流也 鬢頭 下午浴今年第二次也 得跋大書借望翰

集印復

鄭鈔副都統崇禮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初五日丁未晴散露 朱苗生饋金華鹿脯豆豉作書復謝稿使二千 效

夫子鎮來 是日鄭君生日欲邀同人設奠不果以詩志之

己卯朔炎漢先生去冀州一年隕齋歎 鄭君卒於建安五年庚辰時以病自乞還家為志諱所遺數病至元瑞縣
計先年己卯正由某紹所破徽為大司農與安車所過送迎蓋已去冀州矣

千古障洪流獨抱遺經感常深矣病憂秀眉如可見寤寐此生求

題為己卯歲鄭
司農生日作

蜀樂齋

甲藥

...

邸鈔

以黑龍江副都統伊克唐阿調補新設呼蘭副都統以盛京協領文緒為黑龍江副都統

初六日戊寅晴下午散霽熱甚亥正初刻一分處暑七月中

得敦夫書

以余昨託其覓越中匯銀處也 作書致子鎮為天甯寺宴集事得復

得敦夫書還望銘集 望銘集有贈右副都御史趙公神道碑云公諱良宇

雖林浙江紹興府滙海所人處士臨若公之子 國初避亂東游齊魯遇族父於

泰安遂旅其地以醫自活娶淮陰江翁女康熙癸丑生于國麟甫數月而臨若

公來就養公與江夫人力致魚菽雖居窮巷遠方畸人為宿多造門豫章吳慎

菴嘗歎曰臨若之室僅容鄰可旋身而入其中則曠如也康熙二十三年臨若公卒

公及江夫人相繼沒又二十餘年國麟巡撫安徽以乾隆元年 覃恩誥贈如

其官案國麟字仁圖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進士乾隆四年正月拜文華殿大

學士兼禮部尚書六年六月降調七年正月起為禮部尚書七月免十六年卒其

事 國史名臣傳不具亦未見其研志而全謝山鮑琦亭集方侍郎神道碑言

河督高君案高思頌公會新拜奉安為輔臣而臣河間魏尚書案魏廷珍為總憲朝

廷宰相告曰是皆方侍郎所為若不共排之將吾輩無地可置身矣是趙公固一時

之名臣與望谿為執友望谿侮之為君子惜其事未有表見者滬海所屬會

稽而越人無知有趙公者幸望谿此碑著之當向山東人求其研狀及奉安郡縣志

攷其行事補入吾邑志傳即望谿此文述贈公寤約養親之樂亦自由然有意味

當附載趙公傳中者也 作致內子書寄去銀二十兩作書致敦夫之兄益夫

託款大屬陸薊泉由一阜廉賈人財致益夫轉寄余家也結据所畱艱辛
遠寄無補采蘋之祭聊慰織素之悲耳 毅夫來

邱鈔

上諭左宗棠奏甘肅東南各州縣地震情形現籌撫卹一摺甘肅階州等州縣五月十
日地震至二十二日始定其間或隔日微震或連日少震即止惟十二日階州文縣西和等處
大震有聲城墻廟宇官署民房率多傾壞傷斃多人覽奏實深矜憫著妥為
撫卹毋任失所階州教諭魯尊孔訓導栗遇寅閻家陷沒著即查明請卹左宗棠
以奉職無狀請賜罷斥具見遇災省過該督惟當時深儆揚盡心民事用副委任所
請著毋庸議

初七日巳昨晴晡後霽鬱熱彌甚

先君子生日上午供饋因有菜肴各

四豆特鳧一俎菜羹一鉶饅頭兩大盤蓮子湯一巡滷麪一巡梅雪糕兩盤時果

西瓜四判

四盤茗飲一巡耐以仲弟叔弟晡後數事方供饋過半時因暮午未飯飢渴頗甚謹取二親位苴茗飲餘滷及已獻之麪滷而飲食之即覺饜足歡欣有

踰常分莊甘索飲宛若却苴展對几筵彌深感動案儀禮少牢饋食禮獻

尸之後有祝以尸命致嘏之辭詩楚茨三祝致告祖賚苴孫鄭箋謂嘏之禮祝

編取黍稷牢四魚孺于醢苴孫前就尸受之此天子及士禮之所同也蓋殷在尸出

以後上下長幼以次徧及之所以飽福也嘏在正獻尸以後加爵獻尸以苴惟主人得

承之所以受福也今之祭禮無一事合於古自惟質賤不特牲器缺然不足以祭亦

不足以薦又寓虛音仄無寢無庭春冰之事鋪席無地僅此生日之饋差付吉

事故巷生平懷愾幾希略存稽慕耳 得故文書 姜仲白來不見 作

書致敦夫子鎮續餒四器

夜四更後有雨

付看禮券錢三千四百馬廚人錢四千
炬人羅衫銀七兩五錢

邸鈔編修裕德升詹事府右贊善即日濂補江南道御史

裕德裕祿之弟為子進士即濂
餘姚人燦之子亦名維城改表進士

初八日庚辰晨密雨數作日加辰大雨已稍止衛午漸晴下午小雨數作晴後

晴夜人定時密雨初更大雨甚暴有雷電二更星見旋又密雨三更後稍止

是夕苦雨不寐擬譜渡江雲一闋詠灑淚雨唐人所謂洗車雨也詞未成

邸鈔

命修撰洪鈞

吳縣
戊辰

為山東正考官編修張百熙

長沙
甲戌

為副考官周晉麒

慈谿
甲戌

為山西

正考官禮部主客司主事吳峒

海豐
己丑

為副考官編修曹焯

甘泉
癸亥

為河南正考官朱

文鏡

漢軍
平未

為副考官

以內閣侍讀學士鍾佩賢為太僕寺少卿

初九日辛巳晴下午有風頗涼 為梁福草封翁題蘭冊二律 閱學

詩詳說 子鎮來姜仲白來 姬侍輩詣天甯寺赴子鎮姬人之招餽

晚歸 村車錢十六十僕橋六十 袁奕球來夜談

題順德梁福草封翁九圖 仿鄭所南畫蘭冊二首

共筆出塵外。閉門歌楚些。天懷想高澹。詩思見萌芽。空谷琴能語。香叢石是

家。應教五嶺畔。不長素馨花。梁居自號十石山人

思肖不畫土。高風無與儔。承平根久著。入烟墨外何。求海上。夷花怒。庭前帶草幽。

誰將子。飲。齒。自。比。富。民。侯。

梁居為鴻臚少卿。曾實之父。素以詩名。有人倫。歷。李。學。士。文。田。均。珍。寶。甚。一。見。其。不。凡。為。飲。亦。敢。誣。之。今。年。七。十。餘。矣。此。詩。用。意。微。妙。非。世。人。所。知。

邱鈔

上諭兵部奏遵議提督處分一摺。湖南提督羅大春著照部議。即行革職。

韻學齋日記

甲集上

古

詔徵舊本年江北漕糧六萬石振卹直隸安州雄縣等被水州縣從李鴻章請也
詔降調道員前福建布政使陳士杰著湖南巡撫飭令迅赴福建差遣要用從何璟奏
臺灣各路防務需人也

初十日壬午晴 孺袖來 鍾西鶴來 閩鮚清亭集比日覺老氣衰茶閱

此以自振鍊 計門僕劉煥工食二千車夫張升工食八百皆以是日起庸

郊鈔

以湖北提督李長樂調補湖南提督以前湖北提督郭松林為湖北提督

兵部左侍郎郭嵩燾奏病難速痊懇請開缺調理 許之

十一日癸未晴 感涼身熱不悅服薄荷防風湯 得族弟岳芳六月廿八日

書 閱望谿集其文多君子之格言實吾輩之刑書也 夜五更有雨

印鈔

以內閣學士許應騏為兵部左侍郎

上諭前據翰林院編修何金壽奏雲南知府孔昭飭被賊一案當諭令刑部將高蔚
光等傳訊具奏茲據奏稱將禮部候補員外郎高蔚光及雲豐太銀號商人王體乾
徒犯李鍾銘詳加嚴訊均供認無其事何金壽所奏孔昭飭以拏匪被賊楊玉科楊汝
輝挾眾仇法該省督撫曲為開脫與原奏情節不符且該編修所傳楊玉科交通京官
因圖脫罪名起見此案當以楊玉科曾否同謀知情戕殺孔昭飭為緊要關鍵請飭
覆查等語劉長佑杜瑞聯均先未承審此案無所用其回護著即會同詳查孔昭飭被
賊實在情形並楊玉科究竟有無同謀知情及交通京官開脫罪名情事徹底根究
訊取確供秉公定擬具奏不得因案已寃結稍涉遷就

上諭劉坤一奏請調員差委廣西候補知府熊壽山貴州補用知州德福均著發往

廣東差遣要用

二十日甲申晨露上午後暗復熱

慈安皇太后萬壽節

閱望裕集

身熱不寐咽吻乾燥支體重滯時若眩昏

知是溼大浮淡

俗作

外感邪氣也自擬方藥飲子用通竹一錢薄荷一錢五分清

木香一錢半夏一錢枇杷葉二錢防風一錢倫晚服之入夜即覺心神開爽所患

如失晚食頓進效亦止可謂神效者矣凡藥與病合者近口即吞入吻不苦

下咽甚爽反是者必無效也

趙心泉為孫娶婦饋錢六千

夜月珠佳

涼意可續

十三日酉暗全相間頗涼

閱鍾子勤穀梁補注

鬢頭

作書致子

鎮以歛露釀煉致有爽氣約薄游城南諾寺得復 晴時步詣子鎮

仲白亦在遂同至南下窪行野田中積雨乍乾微徑多潤斜穿仄陸時過餘

潦靡黍飽采蒿艾遠香未稷錄以眺紅廣雅藿梁木稷也即高粱華葭秀而未雪釋竹葭華又曰

葭蘆皆一物也即今之葦與葦蘆為異先游龍泉寺花柳晚豔松院煉清寺多貴家寄殯之所道場

慈律以華屋為山邱京華舊風趁孟蘭作麥飯益飾幢花之坐時臨紙錢之

風小憩方丈間裝回而出遂詣龍樹寺坐薰葭籜斜陽在空涼碧如畫人迹

罕至蛩聲遠聞流連竹下之陰想像山中之趣真樂獨悟教言共聞病鮓知

林日暝已夕因沿蹊間而歸

十四日丙戌晨及午晴下午霽夜雨 閱穀梁補注 祀故寓公

十五日丁亥終日密雨加已益甚 先君子忌日以紫饌祀 曾祖考妣 祖考妣

本生祖考妣 先妣為中元之供別設茶果特牲祀 先君子共用菜肴十

五器桃林檎蒲桃各一大盤頭安果四盤饅頭三盤杏酪一巡酒四巡哺後畢享

焚金銀紙鏢十枚楮錢一挂 作書致祀會饋蒸鳧頭安林檎得復

作書致子縝饋紫饌四器得復 夜雨徹旦涼甚

十六日戊子晨小雨上午霏霽間有激雨午後收見日景下午霽 潘譜琴

送肴饌一席來使者言主人已於今早穿眷南還此其昨所致饋者魚餒

四敗子九瘳腐固卻之不得稿以二千 命家人簡擇所饋稍以蘆酒調治

之作書邀致夫子縝仲白三君來共飲以遣雨窗涼晦酒止一行清談彌永

鄧鐵香來 子縝贈詞律拾遺四冊令人德清徐本立誠卷所纂并有俞蔭

甫序共八卷以拾萬紅友之遺也卷一至卷六為補調及補體補萬書未收之調未

葡之體也凡補一百六十五調四百九十五體卷七卷八為補注訂萬注之未盡也綴輯攷證俱有據依

十七日己丑晴午後有風自西 仲白來間語竟日 于煥姬人饋月餅

晚坐庭下閱雜書 英學卷筆記中有賜無畏一條謂唐季五代功臣多賜無畏

引韓偓金甌密記云當是始於唐末鹿孟縻本事詩載玄宗召李白賦宮中行樂詩

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懼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是唐初早有此語也無畏

蓋即漢時入朝不趨之遺意

邸鈔

上諭國子監司業張之洞奏請修省以弭災變敬陳管見一摺本年六月以來金星晝見五月中旬廿肅地震陝西毗連處所同時震動自應恐懼修省以弭災沴著在廷諸臣

有言事之責若於政事闕失民生利病懷遵歷次諭旨對切敷陳用備采擇至中外臣工務當振刷精神實事求是毋蹈因循疲玩之習如有因事獲咎若非平日官聲卓著之員各該督撫均不得奏請調遣及乞恩釋回其來京另候簡用人員引疾歸田朝廷原不欲故為逆億第該員等受恩深重病體痊愈即應赴闕候簡豈可稍耽安逸自外生感近來廉吏罕聞甚至病國以肥身家剝民以媚大吏若各該督撫認真訪察秉公舉劾如有清操卓著者即當據實保薦特加獎擢以風其餘又據傳本年河汛甚極河南省城外險工可危請築月隄竝挑挖引河以資保衛一條若河東河道總督河南巡撫會商妥辦所傳地震情形東至西安以東南過成都以南何以未見丁寶楨奏報著該督查明據實具奏

疏分納其言其在職序民也謹河防四事其肅臣職略云比年習氣往往有大員奉旨赴駐而督撫旋即

奏調者有大員論說未久而邊臣旋即設法乞恩者有大員奉旨來京另候簡用而旋即引疾竟不入京若即白人可惜河屆稍遲歲月係朝廷果不除用再行薦章即曰若此近聞何不存入部展覲後再為陳請浦此流弊至推獻臣門之私思而不獲知朝廷之盛福其意頗懷切云

以廣東憲潮嘉兵備道張鏡

官銜舉人

為廣東按察使

本任按察使金國琛於六月病卒國琛以諸生從軍積功至今官

六日庚寅晴有風自西

自聞收莊之訃妻欲作詩哭之以情事甚紛不忍

這理比日秋風漸起燈火新涼蛩聲滿階悲懷悵觸夜為詩五首語頗無次情

不勝哀蓋無一字之虛差盡平生之繫收莊往日嘗為余言君詩無一不備惟無

五言長律此固君所不喜要當存此體制故近頗欲為百韻詩以哭君不特以

塞相愛之意亦以十年以來輒迹合併深談密意非此不能盡也而君既疾未已心

思散亂排比為難且俟後時追公垂之管游寓子期之思舊耳

哭孝仲五首

一別相思日百回隔年竟慟計書來抱心經志銳原非福與我情親亦召灾差幸
餘生見妻子行無藉枯臥蒿萊一身共病知交盡似此窮途信可哀

去年寒雨出都城。我亦沈疴輟送行。常恐眼前成夙別。相期夢裏話平生。
君若老耆來言自歸。後無日不夢至余家。百年遂盡論文分。萬語難窮感舊情。慈念堂燈火下照。君形影尚分明。

拙官長安百病支。廿年筋力盡奔馳。無田豈識生還樂。薄祿翻深惡。關思寤。
寤官銜題素旆。叢殘手裏付孤兒。六書訓詁千家譜。都是生前未盡絲。君於

着雅反人物氏族經籍掌故之學尤所致意而著皆未成

人仇鬼嫌待如何。憤世孤行歷艱難。若受推排終不悔。死贏涕淚亦無多。君

至其同年角人某學士尚追怒君之不加禮九閩此事應難問。一節傳君定不磨。清議獨嚴從賤律。

有人蒙面避橋訶。同邑某翰林嘗受偽職而家富鄉人多從之游學為之諱一日過君廣坐蒲榻君居此之西若敢與我揖耶其人失色去

十年蹤迹最相親。過我從無隔一旬。各媿天倫懷隱痛。互相學問慰長貧。

深○談○每○苦○宵○晨○促○曉○乘○常○誇○飲○饌○新○
君過余必置六君報誰分履其從
此○絕○頗○聞○驚○款○到○家○人○

匪○中○準○備○寄○新○篇○靈○耗○猶○疑○是○誤○傳○
夏中有經文三首方擬以稿性寄君而君計至
蘭○蝶○生○涯○先○自○了○

蕙○少○強○心○事○更○誰○憐○十○指○手○札○看○凄○絕○一○束○生○男○尚○缺○然○後○次○銘○君○前○諾○在○

評將○苦○遂○達○重○
嶺○城○輕○力○愁○寤○泉○
君於余一言一字無不欣賞嘗謂此生無它求必後乞為老銘耳

即 鈔

以江甯布政使孫衣言為太僕寺卿

右春坊右中允汪鳴鑾升司經局洗馬 廣東廉州府知府鹿傳霖升惠潮嘉道

十九日辛卯晴下午數雪 禔愈約晚飲宴賓齋辭之 得子緝書邀游

夕照寺 仲白來 午後出門答拜鐘西私不值詣金華館朱荅生苗生兄弟久

談欲便游夕照寺及萬柳堂以子練約在安化寺午飯不知其處又日景已長道迂

多濤逆師

作書致子練

付車錢五千

即鈔

以福建按察使盧士杰為江甯布政使以降調福建布政使陳士杰署理福建按察使

兵部郎中蘇佩副授廣東廉州府知府

二十日壬辰晴

比日沐乞齋佳而鬱伊多感倦佩思臥閱雜書以自遣

得子

鎮書

得表乘林書

食蟹已佳今年沐早禾稟已成也

即鈔

上諭御史黃元善奏山西江蘇等省荒地甚多請旨飭查籌撥旗人耕種一摺著戶部

會同八旗都統妥議具奏

二十一日癸巳晨反上午晴雲相間午後雨下午薄晴 唐詩及小說注有可

以證古訓若如詩柔柔誰能執熱遊不以濯執熱猶言當暑故左傳北宮文子之釋

詩云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言當熱時必濯水以求涼也杜甫集

中有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詩云衰年正苦病後凌首夏何須氣鬱蒸可知唐以前

皆如是解矣漢書張良傳良間從容步游下邳汜上服虔注汜音頤楚人謂橋曰汜改

作汜由宋初
張似妄校改此以汜通作圮也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八神部引廣異記垂拱中太學進士鄭生晚

度洛橋下見一豔女欲赴水遂載與歸號曰汜人是亦以得之橋下故曰汜矣 得敦夫

子鎮書約明晚飲縣寶堂即復 鬢頭 敦夫子鎮來子鎮贈羊豪筆四枝

夜半雨四夏後尤暴

二十二日甲午巳正初刻三分白露八月節晨雨上午間晴倘午後霽雲晴後晴

作書致毅夫辭今夕之飲
夜三更後雨聲漸密達旦

師鈔

以庶事府少庶事慶麟為庶事

二十三日已未晨淋雨至巳日出下午又密而有露晴復晴
珠潮黯淡晴而不

恒念新舊知交大半蕭索仲彝以今春三月赴江蘇四月即聞其尊人安軒太守

之計重游返楚慎沛可知雲門久無書來未知游泊何所程雨亭相識最淺誠

空可念去冬江上寄來一書久未答之聞其需求金陵亦甚寧宗因各賦一律寄

之聊復仰聊阮屯之歌用當都尉河梁之什勞者之唱當令聽者不怡耳
作

書致紱文饋月餅豆豉
晚又雨旋止夜有風

寄程雨亭太守
懷洛
江甯去年以母喪由吏部郎改外

一辭神武走江關。羞若山公啟事間。將母錦帆千里舫。迎人手版六朝山。即看
真摯論交獨莫道。循良作吏難家法。上元遺愛在。勉持清白起痼瘕。

蒼雲門自春中連得滬上書。今未知消息。

萬里秋風起。索居遠思。樊子益愁予。小山叢桂三年別。春水桃花二月書。沈雁
久遲君。怒吞江湖寬。食近何如。柴薪論語。新無有。東冶何勞賦。鑊魚。

唁仲彝銜恤赴宜昌將謀返越。尊人安軒本字病中望仲彝語甚切及仲彝抵吳門而本字已歿於楚矣

憐檄勞。未良柯。星奔徒跣。越關河。零丁痛絕。中塗帖。鬼子傷心。遠道歌吳
祐。寓書官有恃。異魚帶索。待如何。君家兄弟。相關甚重。感孤生廢蓼。莪。

即鈔

上諭廣壽潘祖蔭奏查訊大員被索各款先行擬結一摺據傳御史鄧慶麟奏索總管內

務府大臣安興阿納賄營私各款以安興阿之家人為姓及薩隆阿為緊要關鍵馮姓不知
去向薩隆阿查無其人未便懸案久待就現在情形先行擬結等語安興阿於廢長文連
將各圖應領革束等項銀兩例外加扣一成有餘豪無覺察郎中連應前充銀庫差
僅因家混具福撥銀革職本年揀選銀庫安興阿輒將該員擬正揀選單內連應名下
已註明開復字樣安興阿回奏輒稱未知該員劣迹馬甲鳳安經傳訊該佐領景恩捏
報鳳安患病據景恩供由都統安興阿面諭該大臣又奏稱並不知情且其回奏摺內稱
無門丁而咨文內又稱門丁劉姓覆奏不實種、回護實屬咎有應得安興阿着交
部議處連應以銀庫獲咎人員復充銀庫差使甫經到任即招物議其平日不知檢
束已可概見若聞去銀庫差使並交部議處侍衛福森布郎中廣善員外郎寶勳雖
供無勒索餽送各情難保非恃無質證希圖掩飾著暫令各回本任與連應均係

擊獲馮姓蔭隆阿後聽候質訊景恩因安興阿面諭為風安出具圖片報病亦有不
合著交部議處蔭隆阿雖查無其人難保無刁徒假冒情事竝馮姓即馮起著步軍統領
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一體嚴拏務獲

上諭已革指揮韓士俊前由禁祿派充萬年吉地工程處差使經何金壽奏奏後業由都
察院奏參革職茲據御史甘醴銘奏榮祿徇情濫調且經都察院行查該大臣含混移覆
請治以應得處分著都察院堂官將前此如何行查及榮祿如何移覆有無含混之處據實具奏
上諭御史甘醴銘奏各部院書吏凡係有官職者請一律勒令離署既係官職復遞保升階者
概將保升之案徹銷竝嗣後書吏既保一次者不准再保等語著吏部議奏

戶部郎中洪緒授江西廣饒九南兵備道

二十四日丙申 宸雨旋日出即霽終日小雨時作 得綬大書饋南中鹽洪青

三蜜漬青梅金橘即復謝 作書致程雨亭江甯致雲門宜昌 得仲

公拜六月廿八日宜昌書告其尊人閏三月廿八日之計余昨方以詩唁今日正擬作書

寄去而彼書適至同心之言固有神明相通者乎 作書致子鎮作片致

祺愈楊正甫皆為仲彝送所附書去 自率庸僕上屋刈蓬蒿 夜

時有小雨

即鈔

詔福建臺灣道夏獻綸前隨左宗棠入閩贊襄營務嗣在汀漳龍道署任及
臺灣道本任內均有惠政辦理海防及撫番開山諸務不辭勞瘁尤資得力茲以
積勞病故殊堪憫惜著照軍營立功後積勞病故例從優議卹以彰蓋績從何
環請也

命福建臺灣府知府張夢元署理臺灣道

二十五日酉晨霽上午晴雨不定下午晴 得袁爽林書約明日飲樂椿

花園 寫致仲彝書 萼庭饋醜錦被裁武夷茶魚鬆犒使六十

孺初來爽林來 敦夫來于鎮來 付醜盆錢十六千三百

郵鈔

命吏部尚書靈桂充田監督左侍郎成林充副監督 崇文門

二十六日戌戌晨至午晴午後霽有激雨晚又小雨 補作山谷生日小集詩

作片門級丈疾復言已瘳 下午起爽林樂椿園之招同坐為孺夫來答生王廉

生許仙坪編修龍松峯戶部園中頗有桂花秋卉備晚詣萼庭小坐歸 付車錢五十

二十七日己亥晨小雨上午霽備午晴下午又霽有激雨即止 補作六一生日小

詩集卷之九

甲集上

九

集及獨游十刹海詩 得天台陳子香參將書 得曉湖六月廿八日書言近

館上虞連氏 得子獻是月七日甫上書 得子縝書饋醋雞申四枚且招

午飲下午步詣之晤款夫汝翼朱荅生陸漁笙鍾芷汀晚歸 印結局送

來是月公費銀三十四兩一錢 夜有小雨

山谷生日偕敦夫子縝鼎甫諸君小集

活醯一去不可期。文章風節百代師。我非辦香心實儀。敬公行事歌公詩。年
年出當炎曦。誦公詩白清心脾。龍井綠茗槍一旗。洪州雙井相等夷。荷花
畔。開紅衣西瓜脆。切黃琉璃蜜桃盤。大流瓊脂雪蕩片。片靈玉犀佐以山陰
酒。一危篆香漾。吹明漪。恍見惆悵來須眉。嗚呼騎鯨天人姿。城頭濯足揮手
辭。八荒被髮隨。教嬉小桃源。口鞭文瑞米。幡清穎。遠遠迤迤我勸公。公應知薦

無百鬢酸黃齋客無襪穢病夏畦高談清詠公所怡願公松扇攜高麗風
躡石斫隨事宜綠陰戶牖藤一枝艸堂設生涼颺神之歸兮賓亦飢小庭丁
倒陳盤匝紫薇花影相猶靡雜腫水銜烹黎祁明月穿樹映淖糜力質一飯
誠難希明年更憶今年時

六月二十一日歐陽文忠公生日偕敦夫汝翼禔愈子真紫泉小集

漢後文章韓歐陽羣兒毀傷母乃狂月宿南斗日無攻克公月日言能詳公之說
詩吾無取公疑繫辭母乃喜獨有師法契康成按剔叢殘出詩譜立朝大節尤嶙
峴韓富文范相比倫政事輝映已千古風流徧被人寰春鐘鼓清時暫行樂叶間
情還譜隨釵曲荷花深恐鴛鴦卓英今猶夢鷓鴣有琴一張酒一壺銀槍
捧蓋我亦無坐中不乏蘇梅徒公今不樂胡為乎

七月三日獨游十刹海荷花已盡小飲酒樓還至金釐玉煉橋看花作

數月不出轅局駒花期負却紅芙蓉連自不斷濯枝雨汀洲夜泣明珠蘭

秋三日旭始曉亟走紫車北湖道亭翠蓋迎人來兩岸垂楊數梭稻悄然

獨酌湖之濱湖光俯照青帘新金銀歷見宮闕蓬萊縹渺疑無人回車更沿

苑牆去宛玉虹隔烟霧未華煖再波中央豔帶斜陽尚無數瀛臺瓊島

望中過水殿遙聞笑語和賦詩馬上何年少祇覺風光天上多

邸鈔

詔禁王公子弟於廟殿等處微服冶游徵逐優伶著王貝勒貝子公等將子弟嚴加約束及京官設局聚賭者步軍統領衙門五城御史嚴密訪察無論窩賭同賭係何職官一體鞫究從御史文舖請也

二十日庚子晨及上午時有小雨午後露晡後晴 作書致子縲得復

發寄雲門書以致仲辭書交子縲致雨亭書及數夫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鬼

部引陳國張漢直一事卷三百七鬼部引鄭奇一事皆本風俗通怪神篇近時虛抱

經氏風俗通拾補於張漢直條僅據元槩校於鄭奇條僅據御覽校皆未及引廣記

其文頗有互異可訂補者 善仲白來夜飯至三更後去其談包軒事頗詳言包五身

初不知書其僞至改十二年以尚不知有同治之號故從咸豐十二年數之或言其竟有異者非

也百僞東安義軍旗分五色以白為主以東安忠義四字分四大營而各統小營四分屯

四面身自僞統領有文案支應等向其地四面天險又林木蒙翳故賊不得近後以薪盡伐

其樹村保志露敵上得入始不可守其妹美英織履弓足能用雙刀每分領部位出盪

軍中僞葉姑娘壬戌五月賊大隊環攻立身自捍其北而令美英督守東西南三面村中

勤勞... 卷二

無馬烈日中巡行塔禦凡三晝夜不少息賊幸退而美英遂病渴死蔣益漣疏值
邨破後與立身同死馬面山者誤也邨有包孝蕭祠為包氏合族祠堂立身以此為
營門儲軍械點視操防皆於此夜皆自有料領器多用烏槍立身自用大刀重八
十斤軍士糧食越西而諾邨落多為之饋送大藥槍礮則南門外有屠僧鮑某者
為賊師帥

潛為之主後事發賊車裂以徇立身遂失所

恃而縫窬者陳趙雲守古塘與立身相犄角賊攻古塘陷之有小包邨者與立身所
居隔一嶺亦屯結以守兩邨以古塘為轄要古塘失遂不相聞小包邨亦陷而馬面
山者最為峻邨之屏翳賊又先攻破之幸益不可為大藥之盡不能戰糧亦絕賊抵
斷山脈輟水竭又久不雨閭邨三四里中牆屋悉糜碎僅餘一間屋立身悉令婦女
棲其中男子環其外七月朔三身院大旗持刀大評曰欲生者從我壯勇隨之若尚

七百餘人逆潰圍出奮死登馬面山馬面山之賊皆棄壘走不敢逼山下諸守隘賊
聞之猶震恐有鬼遁者正身既登山旗忽倒賊圍而擊之士盡殲僅一脫因失
弱婦女從之者萬餘人皆死或橋填阮壑為滿其不出者賊悉屠割之然終不得
立身處有云逸去者余所聞邠人言包邠事言大略同其守禦制度仲白君嘗兩入
邠中故能言之鮑世二事多偏道者而不知其名可惜也余於壬戌冬有書包立身
事文一首久失其稿又署帛包邠文大言之未詳書此以存其略

邠鈔

上諭前據御史甘肅銘奏崇祿濫調指揮令混移覆當交都察院詳查茲據奏稱詳核
移覆原文尚無令混等語韓士俊於本年正月派充差使當時未經知照經該城查詢始據
聲明調工年月且韓士俊係屬職官輒派充供事差使均屬不合崇祿著交部議處

上諭都察院奏據已革四川候補同知宋大奎呈訴被參冤抑等款除事不干已照例不行所

控前於署名山縣任內交代未清同案被告者十二員丁寶楨獨將該革員押赴司監皆

由奏請回避盤踞省城之知縣丁道良從中播弄所致又疑該革員有效令職員王余照

用銀賄串言官吳鎮情事委員將該革員守提解省實屬冤抑等語著丁寶楨據

實明白回奏

翰林院侍講王先謙轉補侍讀司經局洗馬汪鳴鑾升侍講

二十九日辛丑小盡晴煖 作書致敦夫子縝以今日地藏佛生日風日頗佳欣借

游茶園觀演神鬼諾劇于縝已它出教夫復以無暇遂罷 讀介雅正義

于縝來夜詩

丁寶楨奏據已革四川候補同知宋大奎呈訴被參冤抑等款除事不干已照例不行所控前於署名山縣任內交代未清同案被告者十二員丁寶楨獨將該革員押赴司監皆由奏請回避盤踞省城之知縣丁道良從中播弄所致又疑該革員有效令職員王余照用銀賄串言官吳鎮情事委員將該革員守提解省實屬冤抑等語著丁寶楨據實明白回奏翰林院侍講王先謙轉補侍讀司經局洗馬汪鳴鑾升侍講

八月壬寅朔晴稍熱 步詣毅夫子鎮俱不值聞于鎮已得湖南學差

遂歸 作書問視愈疾得復 鬢頭 讀介雅正義 夜得于鎮

書

師鈔

詔本半值更換學政之期除安徽學政孫毓汶甫經到任陝西學政樊恭煦甫經

簡放順天學政徐致祥江蘇學政夏同善河南學政廖壽恒毋庸更換外以翰林

院侍講汪鳴鑾為江西學政工部右侍郎張澐卿為浙江學政戶部右侍郎宗室崑

岡為福建學政編修臧濟臣諸城 辛未為湖北學政陶方琦會稽 丙子為湖南學政戴鴻慈南海 丙子

為山東學政黃玉堂順德 甲戌為山西學政鄭行熙英山 丙子為甘肅學政陳懋侯閩縣 丙子為四川

學政馮臚寺少卿為爾昌安邱 丙子為廣東學政編修秦樹春蓮化 甲戌為廣西學政盧奎江甯 辛未

上自學...

甲辰...

乙未...

為雲南學政林國柱蕭山為貴州學政順天府府丞潘斯廉調補奉天府府丞兼學

政奉天府府丞王家壁調補順天府府丞近年所差學政多政府主之難徇私情亦兼采時望此亦似不甚經意而孔孔吏職難尤甚者有子鎮尼以斯朝耳

以宗人府府丞陳蘭彬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蘭彬時出使海外以宗人府府丞夏容鑄署理

以河南按察使德馨為浙江布政使本任布政使增壽於六月言病卒以山東濟東太武臨道豫山為

河南按察使浙撫壽以署按察使本任金樹嚴道英廉署布政使溫處道溫志翰署按察使

初二日癸卯晨及上午露偏午晴午後復露偏晚大雨入夜漸止

郎鈔刑部左侍郎長叙兼署戶部右侍郎崑同缺戶部右侍郎宜振兼署吏部

右侍郎張溥卿所署夏同善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程祖誥署理工部右侍郎張溥卿缺

初三日甲辰晨晴旋露偏午復晴午後露偏晚晴晚霞讀余雅正義兼

讀說文較注 子鎮來

初四日巳晴有風 詣敦夫久談 讀介雅及說文 初食燭菓

作片致夢庭饋鴨一隻醬油月餅四斤及蘇州蠶餞金華鹽豉 得絛

文書 廿鴨及餅錢七十

初五日午晴 作書致袁爽林饋紅綠絹紗一文補賀其生男得復 作

書致子縵得復 復絛文書 付華錢六十飯陶姬使五十

初六日丁未晴暖 兩日來又覺小極點讀陶謝諸家詩 夢庭饋節物稿

使酒干 作書致絛文饋節物 付別恒之卷六十錢兒四十

郎鈔

命禮部尚書徐桐為順天正考官吏部右侍郎志和禮部右侍郎殷兆鏞刑部右

侍郎錢寶廉為副考官 浙江得同考官三人編修馮文蔚馮金鑑御史邱曰廉

初七日戊申社日晴午間霽 校讀荀子郝蘭皋補注頗多穿鑿迂曲之

處其精端者王氏讀書雜誌已采之

即鈔國子監司業張之洞轉左春坊左中允

廉音布

授武昌府遺缺知府 湖北 本任武昌府方大湜以道員留湖共補用

初八日己酉成初初刻九分抹分九月中晴霽相間 祀 曾祖考妣 祖考妣

本生祖考妣 先考妣菜肴六豆四肴六豆加特亮時果四盤饅頭一盤新桌湯

一巡哺後畢事 讀荀子 作書致敦夫選郝氏遺書一帙 夜急款

初九日庚戌晴 得雲門五月十五日武昌書并寄贈湖北近刻周易姚氏義等九種

荀子成相篇盧抱經氏引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謂春賸古者瞽必有相審比

篇音節即後世彈詞之祖篇首偈如瞽無相何依其義已明漢藝文志成相雜

辭十一篇大約託於瞽矇諷誦之詞亦古詩之流也按盧說甚端今難和樂謂之節

即書之博附古用以為歌舞之節故曰節以其相樂之成故曰相以其可相而擊故曰附鄭君注書及周禮俱

曰附形如小鼓蓋猶後世之鼓板古者瞽矇諷誦皆取法戒之語為有韻之文以音節感

人使其易入禮言瞽之無相依何之後世皆解為相師之人古說蓋不如是夫師少師所

屬者隸於公家其散在民間者亦如今之以諷誦覓食或以弦或以鼓非比別人不得知故

曰依何之若云相師之人師始有相瞽不能皆有相也此篇成相三章第一章首云請

成相末云成相獨辭不麗第二章首云請成相道聖王中云願陳辭末云治亂是非

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第三章首云請成相言治方剛相自為樂名成相蓋言有

斯語猶饒歌鼓曲之比劉子攷叙錄言孫卿遺卷中君書刺楚國因為歌舞以遺

節音節已 甲集上 七

春中君歌即成相篇賦即此篇下之賦篇也楊注及盧說皆引漢志成相雜辭為

微可謂切證而王氏引之駁之以成相為成治斯不辭矣 得跋文書續節物即復

鐘並庭饋銀十兩卻之 饋寧庭節物 子鎮來 從會來

郎鈔通政司參議李宏讓升內閣侍讀學士

初十日辛亥露收晴 閱朱亮甫 右曾 周書集訓校釋 第頭 鄧獻之

來 潘適庶常來 是日順夫鄉試題 如有博施於民至也聖乎 德為聖人全句 孔子聖之時者也 郊原遠帶新晴色得晴字

夜雨

郎鈔涂家瀛奏參庸劣不職若員河南邙縣知縣區葵陽項城縣知縣李慰齋前署西

平縣知縣終永標前代理濟源縣知縣宋夢蛟前邙縣縣丞晏海等均請革職永不叙用

縣知縣李策清新鄭縣知縣張懷仁葉縣知縣鄒國寬均請改敘職 從之

湖北道

甘肅舉人

湖南舉人

山東拔貢

湖北附生